

公卿，董仲舒以弘爲從諛。弘疾之，乃言上曰：『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。』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，亦善待之。董仲舒恐久獲罪，疾免居家。至卒，終不治產業，以脩學著書爲事。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，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。其傳公羊氏也。

胡毋生

胡毋生，齊人也，孝景時爲博士，以老歸教授。齊之言春秋者，多受胡毋生；公孫弘亦頗受焉。

江生

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。自公孫弘得用，嘗集比其義，卒用董仲舒。仲舒弟子遂者：蘭陵楮大，廣川殷忠，溫呂步舒。楮大至梁相。步舒至長史，持節使決淮南獄，於諸侯擅專斷，不報，以春秋之義正之，天子皆以爲是。弟子通者，至於命大夫；爲郎、謁者、掌故者以百數。而董仲舒子及孫，皆以學至大官。



# 酷吏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二，列傳六二——

孔子曰，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老氏稱，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網嘗密矣，然姦偽萌起，其極也，上下相遁，至於不振。當是之時，吏治若救火揚沸，非武健嚴酷，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？言道德者，溺其職矣。故曰，「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」「下士聞道大笑之。」非虛言也！

漢興，破觚而爲圓，斲雕而爲朴，網漏於吞舟之魚，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觀之，在彼不在此。

侯封

高后時，酷吏獨有侯封，刻轢宗室，侵辱功臣。呂氏已敗，遂禽侯封之家。孝景時，晁



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，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，錯卒以被戮。其後有鄧都、審成之屬。

鄧都

鄧都者，楊人也，以郎事孝文帝。孝景時都為中郎將，敢直諫，面折大臣於朝。嘗從入上林，賈姬如廁，野彘卒入廁，上目都，都不行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，都伏上前曰：『亡一姬，復一姬進；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？』陛下縱自輕，奈宗廟、太后何！』上還，彘亦去。太后聞之，賜都金百斤。由此重鄧都。

濟南閻氏，宗人三百餘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。至則族滅閻氏首惡，餘皆股栗。居歲餘，郡中不拾遺。旁十餘郡守，畏都如大府。都為人勇，有氣力，公廉不發私書，問遺無所受，請寄無所聽。常自稱曰：『已倍親而仕，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，終不顧妻子矣！』

鄧都遷為中尉，丞相條侯至貴倨也，而都揖丞相。是時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獨先嚴酷，致行法不避貴戚；列侯、宗室見都，側目而視，號曰『蒼鷹』。

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，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，而都禁吏不予，魏其侯使人以



問與臨江王。臨江王既為書謝上，因自殺。竇太后聞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歸家。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，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匈奴素聞郅都節，居邊為引兵去，竟郅都死不近鴈門。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，令騎馳射，莫能中，見憚如此。匈奴患之。竇太后乃竟中都，以漢法，景帝曰：『都忠臣。』欲釋之。竇太后曰：『臨江王獨非忠臣邪？』於是遂斬郅都。

寧成

寧成者，穰人也，以郎謁者事景帝。好氣，為人小吏，必陵其長吏。為人上，操下如東溼薪，滑賊任威。稍遷至濟南都尉，而郅都為守。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，因吏謁守如縣令，其畏郅都如此。及成往，直陵都，出其上。都素聞其聲，於是善遇，與結驩。久之，郅都死後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，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。其治效郅都，其廉弗如，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。武帝即位，徙為內史。外戚多毀成之短，抵罪髡鉗。是時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，而成極刑，自以為不復收，於是解脫，詐刻傳出關歸家，稱曰：『仕不至二千石，買不至千萬，安可比人乎！』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，假貧民，役使數千家。數年，會赦，致產

\*

\*

\*

\*

\*



數千金。為任俠，持吏長短，出從數十騎。其使民，威重於郡守。

周陽由

周陽由者，其父趙兼，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，故因姓周陽氏。由以宗家任為郎，事孝

文及景帝。景帝時，由為郡守。武帝即位，吏治尚循謹甚，然由居二千石中，最為暴酷驕

恣所愛者，撓法活之；所憎者，曲法誅滅之。所居郡，必夷其豪，為守，視都尉如令；為都尉，必陵

太守，奪之治。與汲黯俱為忤。司馬安之文惡，俱在二千石列，同車未嘗敢均茵伏。由後

為河東都尉時，與其守勝屠公爭權，相告言罪。勝屠公當抵罪，義不受刑，自殺，而由棄市。

自寧成、周陽由之後，事益多，民巧法，大抵吏之治，類多成由等矣。

趙禹

趙禹者，隸人，以佐史補中都官，用廉為令史，事太尉亞夫。亞夫為丞相，禹為丞相史，

府中皆稱其廉平。然亞夫弗任，曰：『極知禹無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』今上時，禹

以刀筆吏積勞，稍遷為御史。上以為能，至太中大夫。與張湯論定諸律令，作見知，吏傳



得相監司。用法益刻，蓋自此始。

張湯

張湯者，杜人也。其父為長安丞，出湯為兒，守舍，還而鼠盜肉，其父怒，答湯，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，劾鼠掠治，傳爰書，訊鞠論報。并取鼠與肉，具獄磔堂下。其父見之，視其文辭如老獄吏，大驚！遂使書獄。父死後，湯為長安吏，久之。

周陽侯始為諸卿時，嘗繫長安，湯傾身為之。及出為侯，大與湯交，徧見湯貴人。湯給事內史，為寧成掾，以湯為無害，言大府，調為茂陵尉，治方中。

武安侯為丞相，徵湯為史，時薦言之天子，補御史，使案事。治陳皇后蠱獄，深竟黨與。於是上以為能，稍遷至太中大夫。與趙禹共定諸律令，務在深文，拘守職之吏。已而趙禹遷為中尉，徙為少府，而張湯為廷尉，兩人交驩，而兄事禹。禹為人廉倨，為吏以來，舍毋食客；公卿相造請禹，禹終不報謝。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見文法輒取，亦不覆案，求官屬陰罪。湯為人多詐，舞智以御人。始為小吏，乾沒，與長安富賈田甲、魚翁叔之屬交私。及列九卿，收接天下名士大夫，己心內雖不合，然陽浮慕之。



是時上方鄉文學，湯決大獄，欲傳古義，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、春秋，補廷尉史，亭疑法。奏讞疑事，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；上所是，受而著讞決法廷尉，繫令揚主之明。奏事即譴，湯應謝，鄉上意所便，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：『固爲臣議，如上責臣，臣弗用，愚抵於此。』

湯常釋。聞即奏事上善之，曰：『臣非知爲此奏，乃正監掾史某爲之。』其欲薦吏，揚人之善，蔽人之過，如此。所治：即上意所欲罪，予監史深禍者；即上意所欲釋，與監史輕平者。所治即豪，必舞文巧詆；即下戶羸弱，時口言，雖文致法，上財察，於是往往釋湯所言。湯至於大吏，內行脩也。通賓客飲食。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，調護之尤厚。其造請諸公，不避寒暑。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，然得此聲譽。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，依於文學之士。丞相弘數稱其美。

及治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獄，皆窮根本。嚴助及伍被，上欲釋之，湯爭曰：『伍被本畫反謀，而助親幸，出入禁闔，爪牙臣，乃交私諸侯，如此弗誅，後不可治。』於是上可論之。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，多此類。於是湯益尊任，遷爲御史大夫。

會渾邪等降，漢大興兵伐匈奴。山東水旱，貧民流徙，皆仰給縣官，縣官空虛。於是



丞上指，請造白金及五銖錢，籠天下鹽鐵，排富商大賈，出告緡令，鉏豪彊并兼之家，舞文巧詆以輔法。湯每朝奏事，語國家用，日晏，天子忘食。丞相取充位，天下事皆決於湯。百姓不安其生，騷動；縣官所興，未獲其利，姦吏並侵漁。於是痛繩以罪。則自公卿以下，至于庶人，咸指湯。湯嘗病，天子至自視病，其隆貴如此。

匈奴來請和親，羣臣議上前，博士狄山曰：『和親便。』上問其便，山曰：『兵者，凶器，未易數動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結和親。孝惠、高后時，天下安樂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，北邊蕭然苦兵矣。孝景時，吳、楚七國反，景帝往來兩宮間，寒心者數月。吳、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富實。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，中國以空虛，邊民大困貧。由此觀之，不如和親。』上問湯，湯曰：『此愚儒無知。』狄山曰：『臣固愚忠；若御史大夫湯，乃詐忠。若湯之治淮南、江都，以深文痛詆諸侯，別疏骨肉，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湯之爲詐忠。』於是上作色曰：『吾使生居一郡，能無使虜入盜乎？』曰：『不能。』曰：『居一縣？』對曰：『不能。』復曰：『居一障間？』山自度辯窮且下吏，曰：『能。』於是上遣山乘鄣。至月餘，匈奴斬山頭而去。自是以後，羣臣震懼。

湯之客田甲雖賈人，有賢操，始湯爲小吏時，與錢通；及湯爲大吏，甲所以責湯行義過



失，亦有烈士風。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。

河東人李文，嘗與湯有郤，已而爲御史中丞，恚數從中文書，事有可以傷湯者，不能爲地。湯有所愛史魯謁居，知湯不平，使人上蜚變，告文姦事。●下湯，湯治論殺文，而湯心知謁居爲之。上問曰：『言變事蹤跡安起？』湯詳驚曰：『此殆文故人怨之！』謁居病臥閭里主人，湯自往視疾，爲謁居摩足。趙國以冶鑄爲業，王數訟鐵官事，湯常排趙王。趙王求湯陰事，謁居嘗案趙王，趙王怨之，并上書告湯大臣也，史謁居有病，湯至爲摩足。疑與爲大姦。事下廷尉，謁居病死，事連其弟，弟繫導官。湯亦治他囚導官，見謁居弟，欲陰爲之，而詳不省。謁居弟弗知，怨湯，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，共變告李文。事下減宣，宣嘗與湯有郤，及得此事，窮竟其事，未奏也。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，丞相青翟朝，與湯約俱謝；至前，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，當謝，湯無與也，不謝。丞相謝，上使御史案其事。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，丞相患之。三長史皆害湯，欲陷之。

●當複出『事』字，此脫。



始長史朱買臣，會稽人也，讀春秋。莊助使人言買臣，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，侍中，爲太中大夫，用事，而湯乃爲小吏，跪伏使買臣等前。已而湯爲廷尉，治淮南獄，排擠莊助，買臣固心望。及湯爲御史大夫，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。數年，坐法廢，守長史，見湯，湯坐牀上，丞史遇買臣弗爲禮。買臣楚士，深怨，常欲死之。王朝，齊人也，以術至右內史。邊通，學長短，剛暴彊人也，官再至濟南相。故皆居湯右。已而失官，守長史，詘體於湯。

湯數行丞相事，知此三長史素貴，常凌折之，以故三長史合謀曰：『始湯約與君謝，已而賣君，今欲劾君以宗廟事，此欲代君耳。吾知湯陰事。』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曰：『湯且欲奏請，信輒先知之，居物致富，與湯分之，及他姦事。』事辭頗聞，上問湯曰：『吾所爲，賈人輒先知之，益居其物，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。』湯不謝。湯又詳驚曰：『固宜有！』減宣亦奏謁居等事。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，使使入輩簿責湯，湯具自道無此，不服。於是上使趙禹責湯。禹至，讓湯曰：『君何不知分也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？今人言君皆有狀，天子重致君獄，欲令君自爲計，何多以對簿爲？』湯乃爲書謝曰：『湯無尺寸功，起刀筆吏，陛下幸致爲三公，無以塞責。然謀陷湯罪者，三長史也。』遂自



殺。

湯死，家產直不過五百金，皆所得奉賜，無他業。昆弟諸子欲厚葬湯，湯母曰：『湯爲天子大臣，被汙惡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！載以牛車，有棺無槨。』天子聞之，曰：『非此母不能生此子！』乃盡案誅三長史。丞相青翟自殺。出田信。上惜湯，稍遷其子安世。

\* \* \* \* \*

趙禹

趙禹中廢，已而爲廷尉。始條侯以爲禹賊深，弗任。及禹爲少府，比九卿，禹酷急。至晚節，事益多，吏務爲嚴峻，而禹治加緩，而名爲平。王溫舒等後起，治酷於禹。禹以老，徙爲燕相。數歲，亂悖有罪，免歸，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。

\* \* \* \* \*

義縱

義縱者，河東人也，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。縱有姊姁，以醫幸王太后，王太后問：『有子，兄弟爲官者乎？』姊曰：『有弟無行，不可。』太后乃告上，拜義姁弟縱爲中郎，補上黨郡中令。治敢行，少蘊藉，縣無逋事，舉爲第一。遷爲長陵及長安令。直



法行治，不避貴戚。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，上以爲能，遷爲河內都尉。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，河內道不拾遺。而張次公亦爲郎，以勇悍從軍，敢深入，有功，爲岸頭侯。

寧成家居，上欲以爲郡守，御史大夫弘曰：「臣居山東爲小吏時，寧成爲濟南都尉，其治如狼牧羊，成不可使治民。」上乃拜成爲關都尉。歲餘，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，號曰：「寧見乳虎，無值寧成之怒。」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，聞寧成家居南陽，及縱至關，寧成側行送迎，然縱氣盛，弗爲禮。至郡，遂案寧氏，盡破碎其家。成坐有罪，及孔暴之屬皆犇亡。南陽吏民重足一迹。而平氏朱彊、杜衍、杜周爲縱爪牙之吏，任用，遷爲廷史。軍數出定襄，定襄吏民亂敗，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。縱至，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，及賓客、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。縱一捕鞠曰：「爲死罪解脫。」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。其後郡中不寒而栗，猾民佐吏爲治。

是時趙禹、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，然其治尙寬，輔法而行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。後會五銖錢，白金起，民爲姦，京師尤甚，乃以縱爲右內史，王溫舒爲中尉。溫舒至惡，其所爲不先言縱，縱必以氣凌之，敗壞其功。其治，所誅殺甚多，然取爲小治，姦益不勝，直指始出矣。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，閭奉以惡用矣。



縱廉，其治放郅都。上幸鼎湖，病久，已而卒，起幸甘泉，道多不治，上怒曰：「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！」賺之。至冬，楊可方受告緡，縱以爲此亂民，部吏捕其爲可使者。天子聞，使杜式治，以爲廢格沮事，棄縱市。後一歲，張湯亦死。

\* \* \* \* \*

王溫舒

王溫舒者，陽陵人也。少時椎埋爲姦，已而試補縣亭長，數廢。爲吏，以治獄至廷史。事張湯，遷爲御史。督盜賊，殺傷甚多，稍遷至廣平都尉。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，以爲爪牙，皆把其陰重罪，而縱使督盜賊，快其意所欲得。此人雖有百罪，弗法；卽有避，因其事夷之，亦滅宗。以其故齊趙之郊，盜賊不敢近廣平，廣平聲爲道不拾遺。上聞，遷爲河內太守。

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；及往，九月而至。令郡具私馬五十疋，爲驛自河內至長安，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，捕郡中豪猾，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。上書請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盡沒入償贓。奏行不過二三日，得可事。論報，至流血十餘里。河內皆怪其奏，以爲神速。盡十二月，郡中毋聲，毋敢夜行，野無犬吠之盜。其頗不得，失之旁郡國。



梨來。會春，溫舒頓足歎曰：『嗟乎！令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！』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。天子聞之，以為能，遷為中尉。其治復放河內，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，河內則楊皆麻戊，關中楊贛、成信等。義縱為內史，憚未敢恣治。及縱死，張湯敗後，徙為廷尉，而尹齊為中尉。

尹齊

尹齊者，東郡茌平人，以刀筆稍遷至御史。事張湯，張湯數稱以為廉武，使督盜賊，所斬伐不避貴戚。遷為關內都尉，聲甚於寧成。上以為能，遷為中尉，吏民益凋敝。

尹齊木彊少文，豪惡吏伏匿，而善吏不能為治，以故事多廢，抵罪。上復徙溫舒為中尉，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。

楊僕

楊僕者，宜陽人也，以千夫為吏。河南守案舉以為能，遷為御史，使督盜賊關東。治放尹齊，以為敢擊行。稍遷至主爵都尉，列九卿。天子以為能。南越反，拜為樓船將軍。



有功，封將梁侯。為荀彘所縛。居久之，病死。

王溫舒

而溫舒復為中尉。為人少文，居廷惛惛不辯，至於中尉則心開。督盜賊，素習關中俗，知豪惡吏，豪惡吏盡復為用，為方略。吏苛察，盜賊惡少年，投餽購告言姦，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。溫舒為人譎，善事有勢者，即無勢者，視之如奴。有勢家，雖有姦如山，弗犯；無勢者，貴戚必侵辱。舞文巧詆下戶之猾，以焄大豪。其治中尉如此。姦猾窮治，大抵盡靡爛獄中，行論無出者。其爪牙吏，虎而冠。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；有勢者為游聲譽，稱治。治數歲，其吏多以權富。

溫舒擊東越還，議有不中意者，坐小法抵罪免。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，而未有入，溫舒請覆中尉脫卒，得數萬人作。上說，拜為少府，徙為右內史，治如其故，姦邪少禁。坐法失官，復為右輔，行中尉事，如故操。

歲餘，會死。軍發，詔徵豪吏，溫舒匿其吏華成。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，他姦利事，罪至族。自殺。其時兩弟及兩婚家，亦各自坐他罪而族。光祿徐自為曰：「悲夫！」

●『死』，應作『宛』。



夫古有三族，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！

溫舒死，家直累千金。

後數歲，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，家直不滿五十金。所誅滅，淮陽甚多；及死，仇家欲燒其尸，尸亡去歸葬。

自溫舒等以惡爲治，而郡守、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，其治大抵盡放溫舒，而吏民益輕犯法，盜賊滋起。南陽有梅免、白政；楚有殷中、杜少；齊有徐勃、燕、趙之間有堅盧、范生之屬；大羣至數千人，擅自號，攻城邑，取庫兵，釋死罪，縛辱郡太守、都尉，殺二千石，爲檄告縣趣具食；小羣盜以百數，掠鹵鄉里者，不可勝數也。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、丞相長史督之。猶弗能禁也，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，及故九卿張德等，衣繡衣，持節、虎符，發兵以興擊，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。及以法誅通飲食，坐連諸郡，甚者數千人。數歲，乃頗得其渠率。散卒失亡，復聚黨阻山川者，往往而羣居，無可奈何。於是作沈命法曰：「羣盜起不發覺，發覺而捕弗滿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！」其後，小吏畏誅，雖有盜不敢發，恐不能得，坐課累府，府亦使其不言。故盜賊寢多，上下相爲匿，以文辭避法焉。



滅宣

滅宣者，楊人也，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。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，見宣無害，言上，徵爲大廐丞。官事辦，稍遷至御史及中丞，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。所以徵文深，詆殺者甚衆，稱爲敢決疑。數廢數起，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。王溫舒免中尉，而宣爲左內史。

其治米鹽，事大小皆關其手，自部署縣名曹實物，官吏令丞不得擅搖，痛以重法繩之。居官數年，一切郡中爲小治辦。然獨宣以小致大，能因力行之，難以爲經。中廢爲右扶風，坐怨成信，信亡藏上林中，宣使郡令格殺信。吏卒格信時，射中上林苑門，宣下吏詆罪，以爲大逆，當族自殺。而杜周任用。

杜周

杜周者，南陽杜衍人，義縱爲南陽守，以爲爪牙，舉爲廷尉史。事張湯，湯數言其無害，至御史。使案邊失亡，所論殺甚衆。奏事中上意，任用，與滅宣相編。更爲中丞十餘歲。其治與宣相放，然重遲，外寬，內深次骨。宣爲左內史，周爲廷尉。其治大放張湯，而



善候伺。上所欲擠者，因而陷之；上所欲釋者，久繫待問，而微見其寃狀。客有讓周曰：『君爲天子決平，不循三尺法，專以人意指爲獄，獄者固如是乎？』周曰：『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是著爲律，後主所是疎爲令，當時爲是，何古之法乎？』

至周爲廷尉，詔獄亦益多矣。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，不減百餘人。郡吏大府，舉之廷尉，一歲至千餘章。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，小者數十人；遠者數千，近者數百里。會獄，吏因責如章告劾，不服，以答掠定之。於是聞有逮皆亡匿。獄久者至更數赦，十有餘歲而相告言，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。廷尉及中都官詔獄，逮至六七萬人；吏所增加十萬餘人。

周中廢，後爲執金吾，逐盜，捕治桑弘羊、衛皇后昆弟子刻深，天子以爲盡力無私，遷爲御史大夫，家兩子，夾河爲守。其治暴酷，皆甚於王溫舒等矣。杜周初徵爲廷史，有一馬，且不全，及身久任事，至三公，列子孫尊官，家訾累數巨萬矣。

太史公曰：自鄧都、杜周十人者，此皆以酷烈爲聲。然鄧都伉直，引是非，爭天下大體。張湯以知陰陽，人主與俱上下。時數辯當否，國家賴其便。趙禹時據法守正。杜周從



諛，以少言爲重。自張湯死後，網密多詆嚴，官事寔以耗廢，九卿碌碌奉其官，救過不贍，何暇論繩墨之外乎？然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爲儀表，其污者足以爲戒。方略教導，禁姦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，質有其文武焉。雖慘酷，斯稱其位矣。至若蜀守馮當暴挫，廣漢李貞擅磔人，東郡彌僕鋸項，天水駱璧推減，河東褚廣妄殺，京兆無忌，馮翊殷周蝮鷺，水衡閻奉，扑擊賣請，何足數哉！何足數哉！



# 大宛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三，列傳六三——

張騫通西域

大宛之跡見自張騫。張騫，漢中人，建元中爲郎。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，皆言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，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，無與共擊之。漢方欲事滅胡，聞此言，因欲通使。道必更匈奴中，乃募能使者。騫以郎應募，使月氏，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。經匈奴，匈奴得之，傳詣單于。單于留之，曰：『月氏在吾北，漢何以得往使！吾欲使越，漢肯聽我乎？』留騫十餘歲，與妻有子，然騫持漢節不失。

居匈奴中，益寬，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，西走數日至大宛。大宛聞漢之饒財，欲通不得，見騫喜，問曰：『若欲何之？』騫曰：『爲漢使月氏，而爲匈奴所閉道。今亡，唯王使人導送我。誠得至，反漢，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。』大宛以爲然，遣騫，爲發導繹，抵康居，康居傳致大月氏。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，立其太子爲王，旣臣大夏而居，地肥饒少寇，志安樂，又自以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騫從月氏至大夏，竟不能得月氏要領。



留歲餘，還並南山。欲從羌中歸，復爲匈奴所得。留歲餘，單于死，左谷蠡王攻其太

子自立，國內亂，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。漢拜騫爲太中大夫，堂邑父爲奉使君。

騫爲人彊力，寬大信人，蠻夷愛之。堂邑父故胡人，善射，窮急射禽獸給食。

初，騫行時百餘人，去十三歲，唯二人得還。

騫身所至者：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；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，具爲天子言之。曰：

大宛

『大宛在匈奴西南，在漢正西，去漢可萬里。其俗：土著耕田，田稻麥；有蒲陶

酒，多善馬，馬汗血，其先天馬子也。有城郭屋室。其屬邑，大小七十餘城，衆可數

十萬；其兵，弓矛騎射。其北則康居；西則大月氏；西南則大夏；東北則烏孫；東則扞

罕、于寘。于寘之西，則水皆西流，注西海；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——鹽澤潛行地下。

——其南則河源出焉，多玉石，河注中國。而樓蘭、姑師邑有城郭，臨鹽澤——鹽

澤去長安可五千里。——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，至隴西長城，南接羌，鬲漢道焉。

烏孫

『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，行國，隨畜，與匈奴同俗。控弦者數萬，敢戰。



故服匈奴，及盛，取其羈屬，不肯往朝會焉。

康居

『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，行國，與月氏大同俗。控弦者八、九萬人。與

大宛鄰國。國小，南羈事月氏，東羈事匈奴。

奄蔡

『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，行國，與康居大同俗。控弦者十餘萬。臨大

澤，無崖，蓋乃北海云。

大月氏

『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、三千里，居媯水北。其南則大夏；西則安息；北則康居；行國也，隨畜移徙，與匈奴同俗。控弦者可一、二十萬。故時疆，輕匈奴；及冒頓立，攻破月氏，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。始月氏居敦煌、祁連間，及爲匈奴所敗，乃遠去過宛，西擊大夏而臣之，遂都媯水北，爲王庭。其餘小衆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。



安息

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。其俗：土著耕田，田稻，麥，蒲陶酒；城邑如大宛。其屬小大數百城，地方數千里，最爲大國。臨媯水，有市，民商賈用車及船；行旁國，或數千里。以銀爲錢，錢如其王面。——王死輒更錢，效王面焉。畫革旁行以爲書記。其西則條枝；北有奄蔡、黎軒。」

條枝

「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，臨西海，暑濕，耕田，田稻，有大鳥，卵如甕。人衆甚多，往往有小君長，而安息役屬之，以爲外國。國善眩，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，而未嘗見。」

大夏

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。其俗：土著有城屋，與大宛同俗。無大王長，往往城邑置小長。其兵弱，畏戰。善賈市。及大月氏西徙，攻敗之，皆臣畜大夏。大夏民多，可百餘萬。其都曰藍市城，有市販賈諸物。其東南有身毒國。」



騫曰：『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、蜀布，問曰：「安得此？」大夏國人曰：「吾賈人往市之身毒。」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。其俗土著，大與大夏同，而卑濕暑熱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戰；其國臨大水焉。」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，居漢西南；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遠矣。今使大夏從羌中，險，羌人惡之；少北，則爲匈奴所得；從蜀宜徑，又無寇。』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屬皆大國，多奇物，土著頗與中國同業，而兵弱，貴漢財物；其北有大月氏、康居之屬，兵彊，可以賂遣設利朝也。且誠得而以義屬之，則廣地萬里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偏於四海。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，乃令騫因蜀、犍爲發間使，四道並出：出駝；出冉；出徙；出邛；出僂；皆各行一、二千里。其北方，閉氐、窰、南方，閉崑、昆明。——昆明之屬無君長，善寇盜，輒殺略漢使，終莫得通。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賈竊出物者或至焉。——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。初，漢欲通西南夷，費多，道不通，罷之。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，乃復事西南夷。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，知水草處，軍得以不乏，乃封騫爲博望侯。——是歲元朔六年也。

●『偏』，應作『徧』。



其明年，騫爲衛尉，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。匈奴圍李將軍軍，失亡多；而騫後期當斬，贖爲庶人。是歲，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，至祁連山。

其明年，渾邪王率其民降漢，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，空無匈奴。匈奴時有候者到，而希矣。

其後二年，漢擊走單于於幕北。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，騫既失侯，因言曰：「臣居匈奴中，聞烏孫王號昆莫，昆莫之父，匈奴西邊小國也。匈奴攻殺其父，而昆莫生棄於野。烏賺肉蜚其上，狼往乳之。單于怪，以爲神，而收長之。及壯，使將兵，數有功，單于復

以其父之民予昆莫，令長守於西城。昆莫收養其民，攻旁小邑，控弦數萬，習攻戰。單于死，昆莫乃率其衆遠徙，中立，不肯朝會匈奴。匈奴遣奇兵擊，不勝，以爲神而遠之。因羈屬之，不大攻。今單于新困於漢，而故渾邪地空無人。蠻夷俗貪漢財物，今誠以此時而

厚幣賂烏孫，招以益東，居故渾邪之地，與漢結昆弟，其勢宜聽；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。既連烏孫，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。」天子以爲然，拜騫爲中郎將，將三百人，馬各二匹，牛、羊以萬數，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，多持節副使，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。

騫既至烏孫，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，騫大慙，知蠻夷貪，乃曰：「天子致賜，王不



拜則還賜。』昆莫起拜賜，其他如故。騫諭使指曰，『烏孫能東居渾邪地，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。』烏孫國分王老，而遠漢，未知其大小；素服屬匈奴日久矣，且又近之，其大臣皆畏胡，不欲移徙，王不能專制。騫不得其要領。昆莫有十餘子，其中子曰大祿，彊善將衆，將衆別居萬餘騎。大祿兄爲太子，太子有子曰岑娶，而太子蚤死，臨死謂其父昆莫曰，『必以岑娶爲太子，無令他人代之。』昆莫哀而許之，卒以岑娶爲太子。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，乃收其諸昆弟，將其衆畔，謀攻岑娶及昆莫。昆莫老，常恐大祿殺岑娶，子岑娶萬餘騎別居；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，國衆分爲二，而其大摠取羈屬昆莫，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。

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于闐、扞罽及諸旁國。烏孫發導譯送騫還，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，馬數十匹報謝，因令窺漢，知其廣大。騫還到，拜爲大行，列於九卿。歲餘，卒。

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，歸報其國，其國乃益重漢。其後歲餘，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。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。



然張騫擊空；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，以爲質於外國，外國由此信之。

漢益遣使  
繼博望侯  
後

自博望侯騫死後，匈奴聞漢通烏孫，怒欲擊之。及漢使烏孫，若出其南，抵大宛、大月氏相屬，烏孫乃恐，使使獻馬，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。天子問羣臣議計，皆曰：「必先納聘，然後乃遣女。」初，天子發書易云：「神馬當從西北來。」得烏孫馬好，名曰「天馬」。及得大宛汗血馬，益壯，更名烏孫馬曰「西極」，名大宛馬曰「天馬」云。而漢始築令居以西。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。因益發使抵安息、奄蔡、黎軒、條枝、身毒國。而天子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。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，少者百餘人，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。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，少者五、六輩；遠者八、九歲，近者數歲而反。

是時漢旣滅越，而蜀、西南夷皆震，請吏入朝。於是置益州、越巂、牂牁、沈黎、汶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。乃遣使柏始昌、呂越人等歲十餘輩，出此初郡抵大夏，皆復閉昆明，爲所殺，奪幣財，終莫能通至大夏焉。於是漢發三輔罪人，因巴、蜀士數萬人，遣兩將軍郭昌、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，斬首虜數萬人而去。其後遣使，昆明復爲寇，竟莫能得通。



而北道酒泉抵大夏，使者既多，而外國益厭漢幣，不貴其物。

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，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，求使。天子爲其絕遠，非人所樂往，聽其言予節，募吏民，毋問所從來，爲具備人衆遣之，以廣其道。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，及使失指，天子爲其習之，輒覆案致重罪，以激怒令贖，復求使。使端無窮，而輕犯法。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，言大者予節，言小者爲副。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。其使皆貧人子，私縣官齎物，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。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，度漢兵遠，不能至，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；漢使乏絕，積怨，至相攻擊。而樓蘭、姑師小國耳，當空道，攻劫漢使，王恢等尤甚。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。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，皆有城邑，兵弱易擊。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，至匈奴水，欲以擊胡，皆去。

其明年，擊姑師，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，虜樓蘭王，遂破姑師。因舉兵威以困烏孫、大宛之屬。還，封破奴爲浞野侯。

王恢數使，爲樓蘭所苦，言天子，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，封恢爲浩侯。於是酒泉、列亭、鄯至玉門矣。



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，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，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。匈奴亦遣女妻昆莫，昆莫以爲左夫人。昆莫曰：『我老。』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。烏孫多馬，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。

初，漢使至安息，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。——東界去王都數千里。——行比至，過數十城，人民相屬甚多。漢使還，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，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。及宛西小國驩潛、大益、宛東姑師、扞罕、蘇薤之屬，皆隨漢使獻見天子。天子大悅。

而漢使窮河源，河源出于寘，其山多玉石，采來，天子案古圖書，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。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，乃悉從外國客，大都多人則過之，散財帛以賞賜，厚具以饒給之，以覽示漢富厚焉。於是大穀抵，出奇戲諸怪物，多聚觀者，行賞賜酒池、肉林，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，見漢之廣大，傾駭之。及加其眩者之工，而穀抵奇戲歲增變，甚盛，益興，自此始。

西北外國使，更來更去。宛以西，皆自以遠，尙驕恣晏然，未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。



自烏孫以西至安息，以近匈奴，匈奴困月氏也。匈奴使持單于一信，則國國傳送食，不敢留苦。及至漢使，非出幣帛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騎用。所以然者，遠漢而漢多財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。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。宛左右以蒲陶爲酒，富人藏酒至萬餘石，久者數十歲，不敗。俗嗜酒，馬嗜苜蓿。漢使取其實來，於是天子始種苜蓿、蒲陶肥饒地。及天馬多，外國使來衆，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、苜蓿極望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，國雖頗異言，然大同俗，相知言。其人皆深眼，多鬚鬚，善市賈，爭分銖。俗貴女子，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。其地皆無絲、漆，不知鑄錢器。及漢使亡卒降，教鑄作他兵器。得漢黃、白金，輒以爲器，不用爲幣。

李廣利征西域

而漢使者往既多，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，言曰：『宛有善馬在貳師城，匿不肯與漢使。』天子既好宛馬，聞之甘心，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，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。宛國饒漢物，相與謀曰：『漢去我遠，而鹽水中數敗，出其北，有胡寇；出其南，乏水草。又且往往而絕邑，乏食者多。漢使數百人爲輩來，而常乏食死者過半，是安能致大軍乎？無奈我何。』且貳師馬，宛寶馬也。遂不肯予漢使。漢使怒，妄言，椎金馬而去。宛貴人



怒曰：『漢使至輕我！』遣漢使去，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，取其財物。於是天子大怒。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，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，彊弩射之，卽盡虜破宛矣。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，虜其王，以定漢等言爲然，而欲侯寵姬李氏，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，發屬國六千騎，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。期至貳師城取善馬，故號『貳師將軍』。趙始成爲軍正，故浩侯王恢使導軍，而李哆爲校尉，制軍事。——是歲太初元年也。而關東蝗大起，蜚西至敦煌。

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，當道小國恐，各堅城守，不肯給食。攻之不能下；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數日則去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過數千，皆飢罷。攻郁成，郁成大破之，所殺傷甚衆。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：至郁成尙不能舉，況至其王都乎？引兵而還。往來二歲，還至燉煌，士不過什一二。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。且士卒不患戰，患飢；人少不足以拔宛，願且罷兵，益發而復往。天子聞之，大怒，而使使遮玉門，曰：『軍有敢入者輒斬之！』貳師恐，因留敦煌。其夏，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。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，專力攻胡。天子已業誅宛，宛小國而不能下，則大夏之屬輕漢，而宛善馬絕不來，烏孫、輪頭易苦漢使矣。爲外國笑。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。赦囚徒材官，益發惡



少年及邊騎，歲餘而出，燉煌者六萬人，負私從者不與。牛十萬，馬三萬餘匹，驢、騾、橐它以萬數。多齎糧，兵弩甚設，天下騷動，傳相奉伐宛，凡五十餘校尉。宛王城中無井，皆汲城外流水，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，空其城。益發戍甲卒十八萬，酒泉、張掖、北、置居延、休屠以衛酒泉，而發天下七科適，及載糒給貳師。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「執驅校尉」，備破宛，擇取其善馬云。

於是貳師後復行，兵多，而所至小國莫不迎，出食給軍。至侖頭，侖頭不下。攻數日，屠之。自此而西，平行至宛城，漢兵到者三萬人。宛兵迎擊漢兵，漢兵射敗之，宛走入葆乘其城。貳師兵欲行攻郁成，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，乃先至宛，決其水源，移之，則宛固已憂困。圍其城，攻之四十餘日，其外城壞，虜宛貴人勇將煎靡。宛大恐，走入中城。宛貴人相與謀曰：「漢所爲攻宛，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，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，漢兵宜解，即不解，乃力戰而死，未晚也。」宛貴人皆以爲然，共殺其王毋寡，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，約曰：「漢毋攻我！我盡出善馬，恣所取，而給漢軍食。即不聽，我盡殺善馬，而康居之救且至。至，我居內，康居居外，與漢軍戰。漢軍熟計之，何從？」——是時康居候視漢兵，漢兵尙盛，不敢進。——貳師與趙始成、李哆等計，聞宛城中新得秦人，知穿井，而其內食尙多。



所爲來，誅首惡者毋寡，毋寡頭已至，如此而不許解兵，則堅守，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，破漢軍必矣。軍吏皆以爲然，許宛之約，宛乃出其善馬，令漢自擇之，而多出食食給漢軍。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，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，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，名昧蔡，以爲宛王，與盟而罷兵。終不得入中城，乃罷而引歸。

初，貳師起燉煌西，以爲人多，道上國不能食，乃分爲數軍，從南北道。校尉王申生，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，別到郁成。郁成城守，不肯給食其軍。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，偵而輕之，責郁成。郁成食不肯出，窺知申生軍日少，晨用三千人攻，戮殺申生等，軍破，數人脫亡，走貳師。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。郁成王亡走康居，桀追至康居。康居聞漢已破宛，乃出郁成王予桀，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。四人相謂曰：「郁成王漢國所毒，今生將去，卒失大事。」欲殺，莫敢先擊。上邽騎士趙弟最少，拔劍擊之，斬郁成王，齎頭。弟桀等遂及大將軍。

初，貳師後行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，并力擊宛。烏孫發二千騎往，持兩端，不肯前。



貳師將軍之東，諸所過小國聞宛破，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，見天子，因以爲質焉。

貳師之伐宛也，而軍正趙始成力戰，功最多；及上官桀敢深入，李哆爲謀計，軍入玉門者萬餘人，軍馬千餘匹。貳師後行，軍非乏食，戰死不能多，而將吏貪，多不愛士卒，侵牟之，以此物故衆。天子爲萬里而伐宛，不錄過，封廣利爲海西侯。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；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；上官桀爲少府；李哆爲上黨太守；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，諸侯相、郡守、二千石者百餘人，千石以下千餘人，奮行者官過其望，以適過行者皆紕其勞；士卒賜直四萬金。伐宛再反，凡四歲而得罷焉。

漢已伐宛，立昧蔡爲宛王而去，歲餘，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，使我國遇屠，乃相與殺昧蔡，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，而遣其子入質於漢。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。

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，求奇物，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。而燉煌置酒泉都尉；西至鹽水，往往有亭。而罽頭有田卒數百人，因置使者，護田積粟，以給使外國者。

太史公曰：禹本紀言河出崑崙。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；



其上有醴泉、瑤池。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尚書近之矣。至禹本紀、山海經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



# 游俠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四，列傳六四——

叙論

韓子曰：『儒以文亂法，而俠以武犯禁。』二者皆譏，而學士多稱於世云。至如以術取宰相、卿大夫，輔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於春秋，固無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憲，閭巷人也，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，義不苟合當世，當世亦笑之，故季次、原憲終身空室蓬戶，褐衣蔬食，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俠：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。

且緩急，人之所時有也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於井廩，伊尹負於鼎俎，傳說匿於傅險，呂尙困於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飯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陳蔡，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，猶然遭此菑，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勝道哉！

鄙人有言曰：『何知仁義，已嚮其利者爲有德。』故伯夷醜周，餓死首陽山；而文、武



不以其故貶王。跖、躄暴戾，其徒誦義無窮。由此觀之，『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；侯之門仁義存。』非虛言也！

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，久孤於世，豈若卑論儕俗，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！而布衣之徒，設取予然諾，千里誦義，爲死不顧世。此亦有所長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窮簞而得委命，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？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、原憲比權量力，効功於當世，不同日而論矣。要以功見言信，俠客之義，又曷可少哉？

古布衣之俠，靡得而聞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嘗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親屬，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賢者，顯名諸侯，不可謂不賢者矣；比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，其勢激也。至如閭巷之俠，脩行砥名，聲施於天下，莫不稱賢，是爲難耳。然儒、墨皆排擯不載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俠，湮滅不見，余甚恨之！以余所聞，漢興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劇孟、郭解之徒，雖時扞當世之文罔，然其私義廉絜退讓，有足稱者。名不虛立，士不虛附。至如朋黨宗彊比周，設財役貧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俠亦醜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。



朱家

魯朱家者，與高祖同時。魯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俠聞，所藏活豪士以百數，其餘庸人不可勝言。然終不伐其能，歆其德。諸所嘗施，唯恐見之。振人不瞻，先從貧賤始。家無餘財，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過輶牛，專趨人之急，甚己之私。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，及布尊貴，終身不見也。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。

\* \* \* \* \*

田仲

楚田仲以俠聞，喜劍，父事朱家，自以為行弗及。

劇孟

田仲已死，而雒陽有劇孟，周人以商賈為資，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。吳楚反時，條侯為太尉，乘傳車將，至河南，得劇孟，喜曰：「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，吾知其無能為已矣！」天下騷動，宰相得之，若得一敵國云。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戲。然劇孟母死，自遠方送喪蓋千乘。及劇孟死，家無餘十金之財。



王孟

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。

周庸氏

是時濟南周氏、陳周庸亦以豪聞。景帝聞之，使使盡誅此屬。

韓無辟  
薛况  
韓孺

其後代諸白、梁韓無辟、陽翟薛况、陝韓孺，紛紛復出焉。

郭解

郭解，軹人也，字翁伯，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。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。解為人短小精悍，不飲酒，少時陰賊，慨不快意，身所殺甚衆。以軀借交報仇，藏命，作姦剽攻不休，及鑄錢掘冢，固不可勝數。適有天幸，窘急常得脫，若遇赦。

及解年長，更折節爲儉，以德報怨，厚施而薄望。然其自喜爲俠益甚。既已振人之命，不矜其功。其陰賊著於心，卒發於睚眦如故云。而少年慕其行，亦輒爲報仇，不使知也。解姊子負解之勢，與人飲，使之嚼，非其任，彊必灌之。人怒，拔刀刺殺解姊子，亡去。



解姊怒曰：『以翁伯之義，人殺吾子，賊不得！』棄其尸於道，弗葬，欲以辱解。解使人微知賊處，賊窘，自歸，具以實告解。解曰：『公殺之固當，吾兒不直。』遂去其賊，罪其姊子，乃收而葬之。諸公聞之，皆多解之義，益附焉。

解出入人皆避之，有一人獨箕倨視之。解遣人問其名姓，客欲殺之，解曰：『居邑屋至不見敬，是吾德不脩也，彼何罪？』乃陰屬尉史曰：『是人，吾所急也，至踐更時脫之。』每至踐更，數過，吏弗求，怪之，問其故，乃解使脫之。箕倨者乃肉袒謝罪。少年聞之，愈益慕解之行。

雒陽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，終不聽。客乃見郭解，解夜見仇家，仇家曲聽，解乃謂仇家曰：『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，多不聽者，今子幸而聽解，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？』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『且無用待我，待我去，令雒陽豪居其間，乃聽之。』

解執恭敬，不敢乘車入其縣廷。之旁郡國，爲人請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不可者，各厭其意，然後乃敢嘗酒食。諸公以故嚴重之，爭爲用。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，夜半過門，常十餘車，請得解客舍養之。



及徙豪富茂陵也，解家貧，不中訾，吏恐，不敢不徙。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，不中徙。上曰：『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，此其家不貧。』解家遂徙。諸公送者出千餘萬。

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，舉徙解，解兄子斷楊掾頭，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。

解入關，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，爭交驩解。

解爲人短小，不飲酒，出未嘗有騎。

已又殺楊季主。楊季主家上書，人又殺之闕下。上聞，乃下吏捕解，解亡，置其母家。

室夏陽，身至臨晉。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，解冒因求出關。籍少公已出解，解轉入太原，

所過輒告主人家。吏逐之，跡至籍少公，少公自殺，口絕。久之，乃得解。窮治所犯，爲解

所殺皆在赦前。軹有儒生待使者坐，客譽郭解，生曰：『郭解專以姦犯公法，何謂賢？』

解客聞，殺此生，斷其舌。吏以此責解，解實不知殺者，殺者亦竟絕，莫知爲誰。吏奏解無

罪。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：『解布衣爲任俠，行權，以睚眦殺人，解雖弗知，此罪甚於解殺

之。當大逆無道。』遂族郭解翁伯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

郭解以後  
俠者

自是之後，爲俠者極衆，敖而無足數者。然關中長安樊仲子、槐里趙王孫、長陵高公子、西河郭公仲、太原鹵公孺、臨淮兒長卿、東陽田君孺，雖爲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。至若北道姚氏、西道諸杜、南道仇景、東道趙他羽公子、南陽趙調之徒，此盜跖居民間者耳，曷足道哉！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。

太史公曰：吾視郭解，狀貌不及中人，言語不足採者，然天下無賢與不肖，知與不知，皆慕其聲，言俠者皆引以爲名。諺曰：『人貌榮名，豈有旣乎！』於戲惜哉！



游俠列傳

(史記一二四，列傳六四)

八

冊三，頁七〇〇



# 佞幸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五，列傳六五——

諺曰，『力田不如逢年，善仕不如遇合。』固無虛言。非獨女以色媚，而士宦亦有之。

閹孺

昔以色幸者多矣。至漢興，高祖至暴抗也，然籍孺以佞幸；孝惠時有閹孺，此兩人非有材能，徒以婉佞貴幸，與上臥起，公卿皆因關說。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鶩，貝帶，傅脂粉，化閹籍之屬也。兩人徙家安陵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孝文時，中寵臣：士人則鄧通，宦者則趙同、北宮伯子。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，而趙同以星氣幸，常為文帝參乘；鄧通無技能。



鄧通

鄧通，蜀郡南安人也，以濯船爲黃頭郎。孝文帝夢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，顧見其衣髮帶後穿。覺而之漸臺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。即見鄧通其衣後穿，夢中所見也。召問其名姓，姓鄧氏，名通，文帝說焉，尊幸之日異。通亦愿謹不好外交，雖賜洗沐，不欲出。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，官至上大夫。

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，然鄧通無他能，不能有所薦士，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。

上使善相者相通曰：『當貧餓死。』文帝曰：『能富通者在我也，何謂貧乎？』於是賜

鄧通蜀嚴道銅山，得自鑄錢，『鄧氏錢』布天下。其富如此。

文帝嘗病癰，鄧通常爲帝啜吮之。文帝不樂，從容問通曰：『天下誰最愛我者乎？』

通曰：『宜莫如太子。』太子入問病，文帝使啜癰。啜癰而色難之。已而聞鄧通常爲

帝啜吮之，心慙，由此怨通矣。

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鄧通免家居。居無何，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。下吏驗問，頗

有之，遂竟案，盡沒入鄧通家，尙負責數巨萬。長公主賜鄧通，吏輒隨沒入之，一簪不得著

身。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。竟不得名一錢，寄死人家。



周文

孝景帝時，中無寵臣，然獨郎中令周文仁。仁寵最過，庸乃不甚篤。

册三，頁七〇三

今天子中寵臣：士人則韓王孫嬌；宦者則李延年。

韓嫣

韓說

嬌者，弓高侯孽孫也。今上爲膠東王時，嬌與上學書，相愛。及上爲太子，愈益親嬌。嬌善騎射，善佞。上卽位，欲事伐匈奴，而嬌先習胡兵，以故益尊貴，官至上大夫，賞賜擬於鄧通。時嬌常與上臥起。江都王入朝，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；天子車駕蹕道未行，而先使嬌乘副車，從數十百騎，驚馳視獸。江都王望見，以爲天子，辟從者伏謁道傍。嬌驅不見。旣過，江都王怒，爲皇太后泣曰：『請得歸國入宿衛，比韓嫣！』太后由此嫌嬌。嬌侍上出入，永巷不禁，以姦聞皇太后，皇太后怒，使使賜嬌死。上爲謝，終不能得，嬌遂死。而案道侯韓說，其弟也，亦佞幸。

\* \* \* \* \*

佞幸列傳

(史記一二五，列傳六五)

三



李延年，中山人也，父母及身、兄弟及女皆故倡也。延年坐法腐，給事狗中。而平陽

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，上見，心說之，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。

延年善歌，為變新聲，而上方興天地祠，欲造樂詩歌弦之。延年善承意，弦次初詩。

其女弟亦幸，有子男。延年佩二千石印，號協聲律，與上臥起，甚貴幸，埒如韓嫣也。

久之，寢與中人亂，出入驕恣。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，愛弛，則禽誅延年昆弟也。

自是之後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數也。衛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，然頗

用材能自進。

太史公曰：甚哉愛憎之時！彌子瑕之行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。雖百世可知也。



## 滑稽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六，列傳六六——

孔子曰：『六藝於治一也。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神化，春秋以義。』

太史公曰：天道恢恢，豈不大哉！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。

淳于髡

淳于髡者，齊之贅壻也，長不滿七尺，滑稽多辯，數使諸侯，未嘗屈辱。齊威王之時喜隱，好爲淫樂長夜之飲，沈湎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百官荒亂，諸侯並侵，國且危亡，在於旦暮。左右莫敢諫，淳于髡說之以隱曰：『國中有大鳥，止王之庭，三年不蜚，又不鳴，王知此鳥何也？』王曰：『此鳥不飛則已，一飛冲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』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，賞一人，誅一人。奮兵而出，諸侯振驚，皆還齊侵地，威行三十六年。——語在田完世家中。



威王八年，楚大發兵加齊。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，齎金百斤，車馬十駟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冠纓索絕。王曰：「先生少之乎？」髡曰：「何敢。」王曰：「笑豈有說乎？」髡曰：「今者臣從東方來，見道傍有穰田者，操一豚蹄，酒一盃，而祝曰：『甌窶滿篝，汗邪滿車，五穀蕃熟，穰穰滿家。』」臣見其所持者狹，而所欲者奢，故笑之。」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，白璧十雙，車馬百駟。髡辭而行。至趙，趙王與之精兵十萬，革車千乘。楚聞之，夜引兵而去。威王大說，置酒後宮，召髡賜之酒，問曰：「先生能飲幾何而醉？」對曰：「臣飲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」威王曰：「先生飲一斗而醉，惡能飲一石哉？其說可得聞乎？」髡曰：「賜酒大王之前，執法在傍，御史在後，髡恐懼俯伏而飲，不過一斗徑醉矣。若親有嚴客，髡希鞞鞠躄，侍酒於前，時賜餘瀝，奉觴上壽，數起，飲不過二斗徑醉矣。若朋友交遊，久不相見，卒然相覩，歡然道故，私情相語，飲可五六斗徑醉矣。若乃州閭之會，男女雜坐，行酒稽留，六博投壺，相引爲曹，握手無罰，目眙不禁，前有墮珥，後有遺簪，髡竊樂此，飲可八斗而醉二參。日暮酒闌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錯，杯盤狼藉，堂上燭滅，主人留髡而送客，羅襦襟解，微聞薜澤，當此之時，髡心最歡，能飲一石。故曰：『酒極則亂，樂極則悲，萬事盡然。』」言不可極，極之而衰，以諷諫焉。齊王曰：「善。」乃



罷長夜之飲，以髡爲諸侯主客。宗室置酒，髡嘗在側。

其後百餘年，楚有優孟。

\* \* \* \* \*

優孟

優孟者，故楚之樂人也，長八尺，多辯，常以談笑諷諫。

楚莊王之時，有所愛馬，衣以文繡，置之華屋之下，席以露床，啗以棗脯。馬病肥死，使

羣臣喪之，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。左右爭之，以爲不可。王下令曰：『有敢以馬諫者，罪

至死！』優孟聞之，入殿門，仰天大哭。王驚而問其故，優孟曰：『馬者，王之所愛也；以楚

國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禮葬之，薄，請以人君禮葬之。』王曰：『何如？』對曰：

『臣請以彫玉爲棺，文梓爲槨，楨、楓、豫章爲題湊，發甲卒爲穿壙，老弱負土，齊、趙陪位於前，

韓、魏翼衛其後，廟食太牢，奉以萬戶之邑，諸侯聞之，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。』王曰：『

寡人之過一至此乎！爲之奈何？』優孟曰：『請爲大王六畜葬之，以壙竈爲槨，銅歷爲

棺，齋以薑棗，薦以木蘭，祭以糧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於人腹腸。』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，

無令天下久聞也。



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，善待之。病且死，屬其子曰：『我死汝必貧困，若往見優孟，言我孫叔敖之子也。』居數年，其子窮困負薪，逢優孟，與言曰：『我孫叔敖之子也。父且死時，屬我貧困往見優孟。』優孟曰：『若無遠有所之。』即爲孫叔敖衣冠，抵掌談語。歲餘，像孫叔敖，楚王左右不能別也。莊王置酒，優孟前爲壽，莊王大驚，以爲孫叔敖復生也。欲以爲相，優孟曰：『請歸與婦計之，三日而爲相。』莊王許之。三日後，優孟復來，王曰：『婦言謂何？』孟曰：『婦言慎無爲，楚相不足爲也。如孫叔敖之爲楚相，盡忠爲廉以治楚，楚王得以霸，今死，其子無立錫之地，貧困負薪以自飲食。必如孫叔敖，不如自殺。』因歌曰：『山居耕田苦，難以得食；起而爲吏，身貪鄙者餘財，不顧恥辱，身死家室富。又恐受昧枉法，爲姦觸大罪，身死而家滅，貪吏安可爲也！念爲廉吏，奉法守職，竟死不敢爲非，廉吏安可爲也！楚相孫叔敖，持廉至死，方今妻子窮困，負薪而食，不足爲也！』於是莊王謝優孟，乃召孫叔敖子，封之寢丘四百戶，以奉其祀。後十世不絕。此知可以言時矣。其後二百餘年，秦有優旃。



優旃者，秦倡朱儒也，善爲笑言，然合於大道。秦始皇時，置酒而天雨，陛楯者皆沾寒。優旃見而哀之，謂之曰：『汝欲休乎？』陛楯者皆曰：『幸甚。』優旃曰：『我即呼汝，汝疾應曰：「諾。」』居有頃，殿上上壽，呼萬歲。優旃臨檻大呼曰：『陛楯郎！』郎曰：『諾。』優旃曰：『汝雖長何益？幸雨立。我雖短也，幸休居。』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。

始皇嘗議欲大苑囿，東至函谷關，西至雍陳倉。優旃曰：『善，多縱禽獸於其中，寇從東方來，令麋鹿觸之，足矣。』始皇以故輟止。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，優旃曰：『善，主上雖無言，臣固將請之。漆城雖於百姓愁費，然佳哉！漆城蕩蕩，寇來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爲漆耳，顧難爲蔭室。』於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居無何，二世殺死，優旃歸漢，數年而卒。

太史公曰：滄于髡仰天大笑，齊威王橫行，優孟搖頭而歌，負薪者以封，優旃臨檻疾呼，陛楯得以半更，豈不亦偉哉！

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經術爲郎，而好讀外家傳語。竊不遜讓，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，編之於左，可以覽觀揚意，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，以游心駭耳，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。

郭舍人

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，發言陳辭，雖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說。武帝少時，東武侯母常養帝，帝壯時，號之曰「大乳母」。率一月再朝。朝奏入，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；又奉飲糒飧養乳母。乳母上書曰：「某所有公田，願得假倩之。」帝曰：「乳母欲得之乎？」以賜乳母。——乳母所言，未嘗不聽。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。當此之時，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。

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，當道掣頓人車馬，奪人衣服。聞於中，不忍致之法。有司請徙乳母家室，處之於邊。奏可。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，乳母先見郭舍人，爲下泣。舍人曰：「卽入見辭去，疾步數還顧。」乳母如其言，謝去，疾步數還顧。郭舍人疾言罵之曰：「咄！老女子！何不疾行？陛下已壯矣，寧尙須汝乳而活邪！尙何還顧？」於是人主憐焉，悲之。乃下詔止無徙乳母，罰謫譖之者。



東方朔

武帝時，齊人有東方生，名朔，以好古傳書，愛經術，多所博觀，外家之語。朔初入長安，至公車上書，凡用三千奏牘。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，僅能勝之。人主從上方讀之，止，輒乙其處，讀之二月乃盡。詔拜以為郎，常在側侍中。數召至前談語，人主未嘗不說也。時詔賜之食於前，飯已，盡懷其餘肉持去，衣盡汗。數賜縑帛，擔揭而去。徒用所賜錢帛，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。率取婦一歲所者，即棄去，更取婦。所賜錢財，盡索之於女子。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「狂人」。人主聞之曰：「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，若等安能及之哉！」朔任其子為郎，又為侍謁者，常持節出使。朔行殿中，郎謂之曰：「人皆以先生為狂。」朔曰：「如朔等，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。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。」時坐席中，酒酣，據地歌曰：「陸沈於俗，避世金馬門。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廬之下！」——金馬門者，宦署門也。門傍有銅馬，故謂之曰「金馬門。」

時會聚宮下，博士諸先生與論議，共難之曰：「蘇秦、張儀，一當萬乘之主，而都卿



相之位，澤及後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，慕聖人之義，諷誦詩書，百家之言，不可勝數，著於竹帛，自以爲海內無雙，即可謂博聞辯智矣；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，曠日持久，積數十年，官不過侍郎，位不過執戟，意者尙有遺行邪？其故何也？」東方生曰：「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。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豈可同哉？夫張儀、蘇秦之時，周室大壞，諸侯不朝，力政爭權，相禽以兵，并爲十二國，未有雌雄；得士者強，失士者亡，故說聽行通，身處尊位，澤及後世，子孫長榮。今非然也。聖帝在上，德流天下，諸侯賓服，威振四夷，連四海之外以爲席，安於覆盂，天下平均，合爲一家，動發舉事，猶如運之掌中。賢與不肖，何以異哉？方今以天下之大，士民之衆，竭精馳說，並進輻湊者，不可勝數。悉力慕義，困於衣食，或失門戶。使張儀、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，曾不能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侍郎乎？傳曰：「天下無害菑，雖有聖人，無所施其才；上下和同，雖有賢者，無所立功。」故曰：「時異則事異。」雖然，安可以不務修身乎？詩曰：「鼓鐘于宮，聲聞于外；鶴鳴九臯，聲聞于天。」苟能修身，何患不榮！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，逢文王，得行其說；封於齊，七百歲而不絕。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，修學行道，不敢止也。今世之處士，時雖不用，崛然獨立，塊然獨處，上觀許由，下察接輿，策同范蠡，忠



合子胥，天下和平，與義相扶，寡偶少徒，固其常也，子何疑於余哉？」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。

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，其狀似麋。以聞，武帝往臨視之。問左右羣臣

習事通經術者，莫能知。詔東方朔視之，朔曰：「臣知之，願賜美酒梁飯，大飡，臣乃

言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已殮，又曰：「某所有公田、魚池、蒲葦數頃，陛下以賜臣，臣朔乃

言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於是朔乃肯言曰：「所謂「騶牙」者也。遠方當來歸義，而

騶牙先見。其齒前後若一。齊等無牙，故謂之騶牙。」

其後一歲所，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。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。

至老，朔且死時，諫曰：「詩云，「營營青蠅，止于蕃；愷悌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」讒言罔

極，交亂四國。」願陛下遠巧佞，退讒言！」帝曰：「今願東方朔多善言！」怪之。

居無幾何，朔果病死。傳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此之謂也。

\* \* \* \* \*



東郭先生

武帝時，大將軍衛青者，衛后兄也，封爲長平侯。從軍擊匈奴，至余吾水上而還。斬首捕虜有功，來歸，詔賜金千斤。將軍出宮門，齊人東郭先生，以方士待詔公車，當道遮衛將軍車，拜謁曰：『願白事！』將軍止車前，東郭先生旁車言曰：『王夫人新得幸於上，家貧，今將軍得金千斤，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，人主聞之必喜，此所謂奇策便計也。』衛將軍謝之曰：『先生幸告之，以便計，請奉教。』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。王夫人以聞武帝，帝曰：『大將軍不知爲此。』問之安所受計策？對曰：『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。』詔召東郭先生，拜以爲郡都尉。

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，貧困飢寒，衣敝履不完。行雪中，履有上無下，足盡踐地。道中人笑之，東郭先生應之曰：『誰能履行雪中，令人視之，其上履也，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？』

及其拜爲二千石，佩青緡出宮門，行謝主人，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，祖道於都門外，榮華道路，立名當世。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。當其貧困時，人莫省視；至其貴也，乃爭附之。諺曰：『相馬失之瘦，相士失之貧。』其此之謂邪！



王夫人病甚，人主至自往問之，曰：『子當爲王，欲安所置之？』對曰：『願居洛陽。』人主曰：『不可，洛陽有武庫、敖倉，當關口，天下咽喉，自先帝以來，傳不爲置王。然關東國莫大於齊，可以爲齊王。』王夫人以手擊頭，呼幸甚。王夫人死，號曰：『齊王太后薨。』

\* \* \* \* \*

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，出邑門，道飛其鵠，徒揭空籠，造詐成辭，往見楚王，曰：『齊王使臣來獻鵠，過於水上，不忍鵠之渴，出而飲之，去我飛亡。吾欲刺腹絞頸而死，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，令士自傷殺也；鵠毛物，多相類者，吾欲買而代之，是不信而欺吾王也；欲赴佗國奔亡，痛吾兩主使不通，故來服過，叩頭受罪大王。』楚王曰：『善，齊王有信士若此哉！』厚賜之，財倍鵠在也。

\* \* \* \* \*

武帝時，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，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，自請與太守俱，吾有益於

檀子髡

王先生



君，君許之。諸府掾功曹白云，『王先生嗜酒，多言少實，恐不可與俱。』太守曰，『先生意欲行，不可逆。』遂與俱行。

至宮下，待詔宮府門，王先生徒懷錢沽酒，與衛卒僕射飲，日醉，不視其太守。太守入跪拜，王先生謂戶郎曰，『幸爲我呼吾君，至門內遙語。』戶郎爲呼太守，太守來，望見王先生，王先生曰，『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，令無盜賊？君對曰何哉？』對曰，『選擇賢材，各任之以其能，賞異等，罰不肖。』王先生曰，『對如是，是自譽自伐功，不可也。願君對言：非臣之力，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。』太守曰，『諾。』召入，至于殿下，有詔問之曰，『何以治北海，令盜賊不起？』叩頭對言，『非臣之力，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。』武帝大笑曰，『於呼，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！安所受之？』對曰，『受之文學卒史。』帝曰，『今安在？』對曰，『在宮府門外。』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，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。傳曰，『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』『君子相送以言，小人相送以財。』



魏文侯時，西門豹爲鄴令。豹往到鄴，會長老，問之民所疾苦。長老曰：「苦爲河伯娶婦，以故貧。」豹問其故，對曰：「鄴三老，廷掾，常歲賦斂百姓，收取其錢，得數百萬，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，與祝巫共分其餘錢，持歸。當其時，巫行視人家女好者，云：『是當爲河伯婦。』即娉取洗沐之，爲治新繪綺縠衣，閒居齋戒，爲治齋宮河上，張緹絳帷，女居其中，爲具牛酒飯食。行十餘日，共粉飾之，如嫁女。床席，令女居其上，浮之河中。始浮，行數十里乃沒。其人家有好女者，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，以故多持女遠逃亡；以故城中益空無人，又困貧，所從來久遠矣。民人俗語曰：『即不爲河伯娶婦，水來漂沒，溺其人民云。』」西門豹曰：「至爲河伯娶婦時，願三老巫祝，父老送女河上，幸來告語之，吾亦往送女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

至其時，西門豹往會之河上，三老、官屬、豪長者、里父老皆會。以人民往觀之者三、二千。其巫，老女子也，已年七十。從弟子女十人所，皆衣繪單衣，立大巫後。西門豹曰：「呼河伯婦來，視其好醜。」即將女出帷中，來至前。豹視之，顧謂三老、巫祝、父老曰：「是女子不好，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，得更求好女，後日送之。」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，投之河中。有頃，曰：「巫嫗何久也？」弟子趣之！復以弟子一人



投河中。有頃，曰：「弟子何久也？復使一人趣之！」復投一弟子河中——凡投三弟子。西門豹曰：「巫嫗弟子，是女子也，不能白事，煩三老爲入白之。」復投三老河中。西門豹簪筆罄折，嚮河立。待良久。長老、吏傍觀者皆驚恐。西門豹顧曰：「巫嫗，三老不來還，奈之何？」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。皆叩頭叩頭且破，額血流地，色如死灰。西門豹曰：「諾。且留待之須臾。」須臾，豹曰：「廷掾起矣，狀河伯留客之久。若皆罷去歸矣。」鄴吏民大驚恐，從是以後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。

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，引河水灌民田，田皆溉。當其時，民治渠少煩苦，不欲也。豹曰：「民可以樂成，不可與慮始。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，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。」至今皆得水利，民人以給足富。

十二渠經絕馳道。到漢之立，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，相比近，不可欲合渠水，且至馳道，合三渠爲一橋。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，以爲西門君所爲也。賢君之法，不可更也。長吏終聽置之。

故西門豹爲鄴令，名聞天下，澤流後世，無絕已時，幾可謂非賢大夫哉！



傳曰，『子產治鄭，民不能欺；子賤治單父，民不忍欺；西門豹治鄴，民不敢欺。』  
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？辯治者當能別之。



滑稽列傳

(史記一二六，列傳六六)



# 日者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七，列傳六七——

自古受命而王，王者之興，何嘗不以下筮決于天命哉？其於周尤甚。及秦可見，代王之入，任於卜者。太卜之起，由漢興而有。

司馬季主

對賈誼宋忠問

司馬季主者，楚人也，卜於長安東市。

宋忠為中大夫，賈誼為博士，同日俱出洗沐，相從論議，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，究徧人情，相視而歎。賈誼曰：『吾聞古之聖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下，醫之中。今吾已見三公、九卿、朝士大夫，皆可知矣。試之卜數中以觀采。』二人即同輿而之市，游於卜肆中。天新雨，道少人，司馬季主閒坐，弟子三四人侍，方辯天地之道，日月之運，陰陽吉凶之本。二大夫再拜謁。司馬季主視其狀貌，如類有知者，即禮之，使弟子延之坐。坐定，司馬季主復理前語，分別天地之終始，日月星辰之紀，差次仁義之際，列吉凶之符，語數千言，莫不順理。宋忠、賈誼瞿然而悟，獵纓正襟危坐，曰：『吾望先生之狀，聽先生之辭，小子竊觀於世，未嘗



見也。今何居之卑，何行之汙？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：「觀大夫類有道術者，今何言之陋也！何辭之野也！今夫子所賢者何也？所高者誰也？今何以卑汙長者？」二君曰：「尊官厚祿，世之所高也，賢才處之。今所處非其地，故謂之卑；言不信，行不驗，取不當，故謂之汙。夫卜筮者，世俗之所賤簡也。世皆言曰：「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，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，擅言禍災以傷人心，矯言鬼神以盡人財，厚求拜謝以私於己。」此吾之所耻，故謂之卑汙也。」

司馬季主曰：「公且安坐。公見夫被髮童子乎？日月照之則行，不照則止；問之日月，疵瑕吉凶則不能理。由是觀之，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。賢之行也：直道以正諫，三諫不聽則退；其譽人也，不望其報，惡人也不顧其怨，以便國家利衆爲務。故官非其任，不處也；祿非其功，不受也；見人不正，雖貴不敬也；見人有汙，雖尊不下也；得不爲喜，去不爲恨；非其罪也，雖累辱而不愧也。今公所謂賢者，皆可爲羞矣。卑疵而前，熾趨而言，相引以勢，相導以利；比周賓正，以求尊譽，以受公奉，事私利，枉主法，獵農民，以官爲威，以法爲機，求利逆暴，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。初試官時，倍力爲巧詐，飾虛功，執空文，以調主上，用居上爲右，試官不讓賢陳功，見僞增實，以無爲有，以少爲多，以求便勢尊位，食飲驅馳，從姬



歌兒，不顧於親，犯法害民，虛公家。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，攻而不用弦刃者也，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。何以爲高賢才乎！盜賊發不能禁，夷貊不服不能攝，姦邪起不能塞，官耗亂不能治，四時不和不能調，歲穀不孰不能適。才賢不爲，是不忠也；才不賢而託官位，利上奉，妨賢者處，是竊位也；有人者進，有財者禮，是僞也。

『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，蘭芷芴蕪棄於廣野，蒿蕭成林，使君子退而不顯衆，公等是也。述而不作，君子義也。』

『今夫卜者必法天地，象四時，順於仁義，分策定卦，按式正碁，然後言天地之利害，事之成敗。昔先王之定國家，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；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，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。自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；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。由是言之，卜筮有何負哉！』

『且夫卜筮者，掃除設坐，正其冠帶，然後乃言事，此有禮也。言而鬼神或以饗，忠臣以事其上，孝子以養其親，慈父以畜其子，此有德者也。而以義置數十百錢，病者或以愈，且死或以生，患或以免，事或以成，嫁子娶婦或以養生，此之爲德，豈直數十百錢哉！此夫老子所謂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」今夫卜筮者，利大而謝少，老子之云，豈異於是乎？』



「莊子曰：『君子內無飢寒之患，外無劫奪之憂，居上而敬，居下不爲害，君子之道也。』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，積之無委聚，藏之不用府庫，徙之不用輜車，負裝之不重，止而用之，無盡索之時；持不盡索之物，游於無窮之世，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，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？」

「天不足西北，星辰西北移；地不足東南，以海爲池；日中必移，月滿必虧；先王之道，乍存乍亡；公責卜者言必信，不亦惑乎！」

「公見夫談士庶人乎？慮事定計，必是人也，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，故言必稱先王，語必道上古；慮事定計，飾先王之成功，語其敗害，以恐喜人主之志，以求其欲。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，然欲彊國成功，盡忠於上，非此不立。」

「今夫卜者，導惑教愚也。夫愚惑之人，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？言不厭多，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，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，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。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，自匿以辟倫，微見德順以除羣害，以明天性，助上養下，多其功利，不求尊譽。公之等喁喁者也，何知長者之道乎！」

宋忠、賈誼忽而自失，芒乎無色，悵然噤口不能言。於是攝衣而起，再拜而辭。行洋



洋也，出市門，僅能自上車，伏軾低頭，卒不能出氣。

居三日，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，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：『道高益安，勢高益危；居赫赫之勢，失身且有日矣。夫卜而有不審，不見奪精；爲人主計而不審，身無所處，此相去遠矣，猶天冠地屨也。此老子之所謂「無名者，萬物之始也。」天地曠曠，物之熙熙，或安或危，莫知居之，我與若何足預彼哉！彼久而愈安，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。』

久之，宋忠使匈奴，不至而還，抵罪。而賈誼爲梁懷王傅，王墮馬薨，誼不食，毒恨而死。此務華絕根者也。

太史公曰：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，多不見于篇；及至司馬季主，余志而著之。

褚先生曰：臣爲郎時，游觀長安中，見卜筮之賢大夫，觀其起居行步，坐起自動，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，有君子之風。見性好解婦來卜，對之顏色嚴振，未嘗見齒而



笑也。從古以來，賢者避世，有居止舞澤者；有居民間閉口不言；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。夫司馬季主者，楚賢大夫，游學長安，通易經術，黃帝老子，博聞遠見。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，稱引古明王聖人道，固非淺聞小數之能。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，各往往而在。

傳曰：『富爲上，貴次之；既貴，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。』黃直，丈夫也；陳君夫，婦人也；以相馬立名天下。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，立名天下。留長孺以相彘立名。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。能以技能立名者，甚多；皆有高世絕人之風，何可勝言。故曰：非其地，樹之不生；非其意，教之不成。

夫家之教子孫，當視其所以好，好含苟生活之道，因而成之。故曰：制宅命子，足以觀士。子有處所，可謂賢人。

臣爲郎時，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，言曰：孝武帝時聚會占家，問之，某日可取婦乎？五行家曰：『可。』堪輿家曰：『不可。』建除家曰：『不吉。』叢辰家曰：『大凶。』歷家曰：『小凶。』天人家曰：『小吉。』太一家曰：『大吉。』辯訟不決，以狀聞。制曰：『避諸死忌，以「五行」爲主。——人取於五行者也。』



# 龜策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八，列傳六八——

叙論

太史公曰：自古聖王，將建國受命，興動事業，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不可記已。自三代之興，各據禎祥：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，飛燕之卜順故殷興，百穀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決定諸疑，參以卜筮，斷以蓍龜，不易之道也。蠻夷氐羌，雖無君臣之序，亦有決疑之卜；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國不同俗。然皆可以戰伐攻擊，推兵求勝，各信其神，以知來事。

略聞夏殷欲卜者，乃取蓍龜，已則弃去之；以爲龜藏則不靈，蓍久則不神。

至周室之卜官，常寶藏蓍龜。又其大小先後，各有所尚，要其歸等耳。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，決疑無不見。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，以爲後世衰微，愚不師智，人各自安，化分爲百室，道散而無垠，故推歸之至微，要潔於精神也。或以爲昆蟲之所長，聖人不能與爭；其處吉凶，別然否，多中於人。



至高祖時，因秦太卜官——天下始定，兵革未息。及孝惠享國日少，呂后女主，孝文、孝景因襲掌故，未遑講試。雖父子疇官，世世相傳，其精微深妙，多所遺失。

至今上卽位，博開藝能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學，通一伎之士，咸得自効，絕倫超奇者爲右，無所阿私。數年之間，太卜大集。會上欲擊匈奴，西攘大宛，南收百越，卜筮至預見表象，先圖其利。及猛將推鋒執節，獲勝於彼，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。上尤加意，賞賜至或數千萬。如丘子明之屬，富溢貴寵，傾於朝廷。至以卜筮射蠱道，巫蠱時或頗中。素有眦睚不快，因公行誅，恣意所傷，以破族滅門者，不可勝數。百僚蕩恐，皆曰：「龜策能言。」後事覺奸窮，亦誅三族。

夫撻策定數，灼龜觀兆，變化無窮，是以擇賢而用占焉，可謂聖人重事者乎！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，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，晉文將定襄王之位，卜得黃帝之兆，卒受彤弓之命；獻公貪驪姬之色，卜而兆有口象，其禍竟流五世；楚靈將背周室，卜而龜逆，終被乾溪之敗。兆應信誠於內，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，可不謂兩合者哉！君子謂夫輕卜筮，無神明者，悖人道，信禎祥者，鬼神不得其正，故書建稽疑，五謀而卜筮居其二，五占從其多，明有而不專之道也。



余至江南，觀其行事，問其長老，云：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，著百莖共一根。又其所生獸無虎狼，草無毒螫。江傍家人，常畜龜飲食之，以為能導引，致氣，有益於助衰、養老。豈不信哉！

褚先生補論

褚先生曰：臣以通經術，受業博士，治春秋，以高第為郎，幸得宿衛，出入宮殿中，十有餘年。竊好太史公傳。太史公之傳曰：『三王不同龜，四夷各異卜；然各以決吉凶，略闕其要，故作龜策列傳。』臣往來長安中，求龜策列傳，不能得，故之太卜官，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，寫取龜策卜事，編于下方：

聞古五帝、三王發動舉事，必先決蓍龜。傳曰：『下有伏靈，上有兔絲；上有擣蓍，下有神龜。』

所謂伏靈者，在兔絲之下，狀似飛鳥之形。新雨已，天清靜無風，以夜捎兔絲去之，即以篝燭此地，燭之火滅，即記其處，以新布四丈環置之，明即掘取之，入四尺至七尺，得矣；過七尺不可得。——伏靈者，千歲松根也，食之不死。



聞著生滿百莖者，其下必有神龜守之，其上常有青雲覆之。傳曰：『天下和平，王道得，而著莖長丈，其叢生滿百莖。』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，不能得滿百莖，長丈者，取八十莖已上，著長八尺，即難得也。人民好用卦者，取滿六十莖已上，長滿六尺者，即可用矣。

記曰：『能得名龜者，財物歸之，家必大富至千萬。一曰北斗龜，二曰南辰龜，三曰五星龜，四曰八風龜，五曰二十八宿龜，六曰日月龜，七曰九州龜，八曰玉龜，凡八名龜。』龜圖各有文在腹下，文云云者，此某之龜也；略記其大指，不寫其圖。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；民人得長七、八寸，可寶矣。

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，必見其光，必出其神明，其此之謂乎！故玉處於山而木潤，淵生珠而岸不枯者，潤澤之所加也。

明月之珠，出於江海，藏於蚌中，蛻龍伏之；王者得之，長有天下，四夷賓服。能得百莖著，并得其下龜以卜者，百言百當，足以決吉凶。

神龜出於江水中。廬江郡常歲時生龜，長尺二寸者二十枚，輸太卜官，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。——龜千歲乃滿尺二寸。——王者發軍行將，必鑽龜廟堂



之上，以決吉凶。

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，以為神寶。傳曰：『取前足臙骨穿佩之，取龜置室西北隅，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，不惑。』臣為郎時，見萬畢石朱方傳曰：『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。』——嘉林者，獸無虎狼，鳥無鷓鴣，草無毒螫，野火不及，斧斤不至，是為嘉林。——龜在其中，常巢於芳蓮之上，左脅書文曰：『甲子重光。得我者，匹夫為人君，有土正；諸侯得我為帝王。』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，齋戒以待，譏然狀如有人來告之，因以醮酒佗髮，求之三宿而得。由是觀之，豈不偉哉！故龜可不敬歟！

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，行二十餘歲，老人死，移牀，龜尚生不死。龜能行氣，導引。問者曰：『龜至神若此，然太卜官得生龜，何為輒殺取其甲乎？』近世江上人，有得名龜，畜置之，家因大富，與人議，欲遣去，人教殺之，勿遣，遣之破人家。龜見夢曰：『送我水中，無殺吾也！』其家終殺之。殺之後，身死，家不利。人民與君王者異道。人民得名龜，其狀類不宜殺也；以往古故事言之，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。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。謹連其事於左方，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。



宋元王得神龜

宋元王二年，江使神龜使於河。至於泉陽，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，置之籠中。

夜半，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：『我爲江使於河，而幕網當吾路，泉陽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；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語，王有德義，故來告訴。』元王惕然而悟。乃召博士衛平而

問之曰：『今寡人夢見一丈夫，延頸而長頭，衣玄繡之衣，而乘輜車，來見夢於寡人曰：『我爲江使於河，而幕網當吾路，泉陽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；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語，王有德義，故來告訴。』是何物也？』衛平乃援式而起，仰天而視月之光，觀斗所指，定日處鄉，規矩爲輔，副以權衡。四維已定，八卦相望，視其吉凶，介蟲先見。乃對元王曰：『今昔王子，宿在牽牛，河水大會，鬼神相謀，漢正南北，江河固期，南風新至，江使先來，白雲雍漢，萬物盡留，斗柄指日，使者當囚。玄服而乘輜車，其名爲龜。王急使人問而求之。』

王曰：『善。』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：『漁者幾何家？名誰爲豫且？』

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，水上漁者五十五家；上流之廬，名爲豫且。泉陽令曰：



「諾。」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，「今昔汝漁何得？」

豫且曰，「夜半時，舉網得龜。」

使者曰，「今龜安在？」

曰，「在籠中。」

使者曰，「王知子得龜，故使我求之。」

豫且曰，「諾。」即系龜而出之籠中，獻使者。

使者載行，出於泉陽之門，正晝無見，風雨晦冥，雲蓋其上，五采青黃，雷雨並起，風

將而行，入於端門，見於東箱，身如流水，潤澤有光。望見元王，延頸而前，三步而止，縮

頸而卻，復其故處。元王見而怪之，問衛平曰，「龜見寡人延頸而前，以何望也？縮

頸而復，是何當也？」

衛平對曰，「龜在患中而終昔囚，王有德義，使人活之，今延頸而前，以當謝也；縮

頸而卻，欲亟去也。」

元王曰，「善哉！神至如此乎！不可久留，趣駕送龜，勿令失期！」

衛平對曰，「龜者，是天下之寶也，先得此龜者爲天子。且十言十當，十戰十勝。」



生於深淵，長於黃土；知天之道，明於上古；游三千歲，不出其域；安平靜正，動不用力；壽蔽天地，莫知其極；與物變化，四時變色；居而自匿，伏而不食；春倉夏黃，秋白冬黑；明於陰陽，審於刑德；先知利害，察於禍福；以言而當，以戰而勝；王能寶之，諸侯盡服。王勿遣也，以安社稷！

元王曰：「龜甚神靈，降于上天，陷於深淵，在患難中，以我爲賢，德厚而忠信，故來告寡人，寡人若不遣也，是漁者也。漁者利其肉，寡人貪其力；下爲不仁，上爲無德，君臣無禮，何從有福？寡人不忍，奈何勿遣？」

衛平對曰：「不然，臣聞盛德不報，重寄不歸，天與不受，天奪之寶。今龜周流天下，還復其所，上至蒼天，下薄泥塗，還徧九州，未嘗愧辱，無所稽留；今至泉陽，漁者辱而囚之，王雖遣之，江河必怒，務求報仇，自以爲侵，因神與謀；淫雨不霽，水不可治；若爲枯旱，風而揚埃，蝗蟲暴生，百姓失時；王行仁義，其罰必來。此無佗故，其崇在龜。後雖悔之，豈有及哉？王勿遣也！」

元王慨然而歎曰：「夫逆人之使，絕人之謀，是不暴乎？取人之有，以自爲寶，是不彊乎？寡人聞之：暴得者必暴亡；彊取者必後無功。桀、紂暴彊，身死國亡。令我



聽子，是無仁義之名，而有暴彊之道；江河爲湯，武我爲桀，紂未見其利，恐離其咎。寡人狐疑，安事此寶！趣駕送龜，勿令久留！」

衛平對曰：「不然！王其無患！天地之間，累石爲山，高而不壞，地得爲安，故云物或危而顧安，或輕而不可遷，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，或醜惡而宜大官，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，非神聖人，莫能盡言。春秋、冬、夏，或暑或寒；寒暑不和，賊氣相奸，同歲異節，其時使然。故令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；或爲仁義，或爲暴彊；暴彊有鄉，仁義有時，萬物盡然，不可勝治。大王聽臣，臣請悉言之：天出五色，以辨白黑；地生五穀，以知善惡；人莫莫知辨也，與禽獸相若；谷居而穴處，不知田作；天下禍亂，陰陽相錯，忽忽疾疾，通而不相擇，妖孽數見，傳爲單薄。聖人別其生，使無相獲；禽獸有牝牡，置之山原；鳥有雌雄，布之林澤；有介之蟲，置之谿谷；故牧人民，爲之城郭；內經閭術，外爲阡陌；夫妻男女，賦之田宅，列其室屋；爲之圖籍，別其名族；立官置吏，勸以爵祿；衣以桑麻，養以五穀；耕之耰之，耜之耨之，口得所著，目得所美，身受其利。以是觀之，非彊不至。故曰：田者不彊，困倉不盈；商賈不彊，不得其贏；婦女不彊，布帛不精；官御不彊，其勢不成；大將

●『著』，應作『嗜』。



不彊，卒不使令；侯王不彊，沒世無名；故云彊者事之始也，分之理也，物之紀也。所求於彊，無不有也。王以爲不然；王獨不聞玉積隻雉，出於昆山；明月之珠，出於四海；鑄石拌蚌，傳賣於市；聖人得之，以爲大寶，大寶所在，乃爲天子。今王自以爲暴，不如拌蚌於海也；自以爲彊，不過鑄石於昆山也；取者無咎，寶者無患。今龜使來抵網，而遭漁者得之，見夢自言，是國之寶也，王何憂焉？」

元王曰：「不然！寡人聞之：諫者福也；諛者賊也；人主聽諛，是愚惑也。雖然，禍不妄至，福不徒來；天地合氣，以生百財；陰陽有分，不離四時；十有二月，日至爲期；聖人徹焉，身乃無災；明王用之，人莫敢欺。故云福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；禍之至也，人自成之。禍與福同，刑與德雙；聖人察之，以知吉凶。桀紂之時，與天爭功，擁遏鬼神，使不得通；是固已無道矣；諛臣有衆，桀有諛臣，名曰趙梁，教爲無道，勸以貪狼；繫湯夏臺，殺關龍逢；左右恐死，偷諛於傍；國危於累卵，皆曰無傷；稱樂萬歲，或曰未央；蔽其耳目，與之詐狂；湯卒伐桀，身死國亡；聽其諛臣，身獨受殃；春秋著之，至今不忘。紂有諛臣，名爲左彊，誇而目巧，教爲象郎；將至於天，又有玉牀、犀玉之器，象箸而羹；聖人剖其心，壯士斬其脔。箕子恐死，被髮佯狂。殺周太子歷，囚文王昌，投之石室，將以昔至明；陰兢活



之，與之俱亡；入於周地，得太公望，與卒聚兵，與紂相攻；文王病死，載尸以行；太子發代將，號爲武王，戰於牧野，破之華山之陽；紂不勝，敗而還走，圍之象郎；自殺宣室，身死不葬；頭懸車軫，四馬曳行。寡人念其如此，腹如消湯。是人皆富有天下，而貴至天子，然而大傲，欲無厭時，舉事而喜高，貪復而驕，不用忠信，聽其諛臣，而爲天下笑。今寡人之邦，居諸侯之間，曾不如秋毫，舉事不當，又安亡逃？」

衛平對曰：「不然！河雖神賢，不如崑崙之山；江之源理，不如四海。而人尙奪

取其寶，諸侯爭之，兵革爲起；小國見亡，大國危殆，殺人父兄，虜人妻子，殘國滅廟，以爭此寶。戰攻分爭，是暴彊也。故云取之以暴彊，而治以文理，無逆四時，必親賢士，與陰陽化，鬼神爲使，通於天地，與之爲友，諸侯賓服，民衆殷喜，邦家安寧，與世更始。湯、武行之，乃取天子；春秋著之，以爲經紀。王不自稱湯、武，而自比桀、紂，爲暴彊也，固以爲常。桀爲瓦室，紂爲象郎，徵絲灼之，務以費民，賦歛無度，殺戮無方，殺人六畜，以韋爲囊，囊盛其血，與人懸而射之，與天帝爭彊。逆亂四時，先百鬼嘗，諫者輒死，諛者在傍；聖人伏匿，百姓莫行；天數枯旱，國多妖祥，螟蟲歲生，五穀不成；民不安其處，鬼神不享；飄風日起，正晝晦冥，日月並蝕，滅息無光；列星奔亂，皆絕紀綱。以是觀之，安得久長！



雖無湯武，時固當亡。故湯伐桀，武王剋紂，其時使然，乃爲天子，子孫續世，終身無咎。後世稱之，至今不已。是皆當時而行，見事而彊，乃能成其帝王。今龜大寶也，爲聖人使，傳之賢士，不用手足，雷電將之，風雨送之，流水行之，侯王有德，乃得當之。今王有德而當此寶，恐不敢受，王若遣之，宋必有咎。後雖悔之，亦無及已！

元王大悅而喜。於是元王向日而謝，再拜而受。擇日齋戒，甲乙最良。乃刑白雉，及與驪羊，以血灌龜，於壇中央。以刀剝之，身全不傷。脯酒禮之，橫其腹腸。荆支卜之，必制其創。理達於理，文相錯迎。使工占之，所言盡當。邦福重寶，聞于傍鄉。殺牛取革，被鄭之桐。草木畢分，化爲甲兵。戰勝攻取，莫如元王。

元王之時，衛平相宋，宋國最彊，龜之力也。

故云，神至能見夢於元王，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；身能十言盡當，不能通使於河，還報於江；賢能令人戰勝攻取，不能自解於刀鋒，免剝刺之患；聖能先知亟見，而不能令衛平無言；言事百全，至身而變；當時不利，又焉事賢！賢者有恒常，士有適然。是故明有所不見，聽有所不聞；人雖賢，不能左畫方，右畫圓；日月之明，而時蔽於浮雲；羿



名善射，不如雄渠；讎門，禹名為辯智，而不能勝鬼神！地柱折，天故毋椽，又奈何責人於全？孔子聞之曰：『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，日為德而君於天下，辱於三足之鳥；月為刑而相佐，見食於蝦蟇；蝟辱於鵠，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；竹外有節理，中直空虛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；日辰不全，故有孤虛；黃金有疵，白玉有瑕；事有所疾，亦有所徐；物有所拘，亦有所據；罔有所數，亦有所疎；人有所貴，亦有所不如；何可而適乎？物安可全乎？天尚不全，故世為屋，不成三瓦而陳之，以應之天。天下有階，物不全乃生也。』

占卜法

褚先生曰：漁者舉網而得神龜，龜自見夢宋元王，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，平運式，定日月，分衡度，視吉凶，占龜與物色同，平諫王留神龜，以為國重寶，美矣！古者筮必稱龜者，以其令名，所從來久矣，余述而為傳。

三月	二月	正月	十二月	十一月	四月	首仰	足
開	脢開	首俛大	五月	橫吉	首俛大	六月	七月
八月	九月	十月					



卜禁曰：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。日中如食，己卜暮昏，龜之微也，不可以卜。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。常以日旦祓龜：先以清水澡之，以卵祓之，乃持龜而遂之，若嘗以爲祖。人若已卜不中，皆祓之以卵：東向立，灼以荆，若剛木。土卵指之者三，持龜以卵周環之，祝曰：『今日吉，謹以梁卵煇黃，祓去玉靈之不祥。玉靈必信以誠，知萬事之情，辯兆皆可占；不信不誠，則燒玉靈揚其灰，以徵後龜。』其卜必北向，龜甲必尺二寸。

卜先以造灼鑽，鑽中已，又灼龜首，各三。——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，灼首曰正足，各三，即以造三周龜。——祝曰：『假之玉靈夫子，夫子玉靈，荆灼而心，令而先知；而上行於天，下行於淵，諸靈數刺，莫如汝信。今日良日，行一良貞。其欲卜某，即得而喜，不得而悔。——即得發鄉我，身長大，手足收，人皆上偶；不得發鄉我，身挫折，中外不相應，手足滅去。』

靈龜卜祝曰：『假之靈龜，五筮五靈，不如神龜之靈。知人死，知人生，某身良，某欲求某物，即得也；頭見足發，內外相應，即不得也；頭仰足脢，內外自隨，可得占。』

卜占病者祝曰：『今某病困，——死：首上開，內外交駭，身節折，不死：首仰，足脢。』



卜病者崇曰：『今病有崇無呈；無崇有呈；兆有中崇，有內外崇，有外。』

卜繫者出不出。不出：橫吉安；若出：足開，首仰，有外。

卜求財物，其所當得。得：首仰，足開，內外相應；即不得：呈兆首仰，足開。

卜有賣若買臣、妾、馬、牛。得之：首仰，足開，內外相應；不得：首仰，足開，呈兆若橫吉安。

安。

卜繫盜聚若干人，在某所；今某將卒若干人，往擊之。當勝：首仰，足開，身正，內自橋外下；不勝：足開，首仰，身首內下外高。

卜求當行不行。行：首、足開；不行：足開，首仰，若橫吉安。——安不行。

卜往擊盜，當見不見。見：首仰，足開，有外；不見：足開，首仰。

卜往候盜，見不見。見：首仰，足開，有外；不見：足開，首仰。

卜聞盜來不來。來：外高，內下，足開，首仰；不來：足開，首仰；若橫吉安，期之自次。

卜遷徙去官不去。去：足開，有外，首仰；不去：自去，即足開，呈兆若橫吉安。

卜居官尚吉不吉。吉：呈兆身正，若橫吉安；不吉：身節折，首仰，足開。

卜居室家吉不吉。吉：呈兆身正，若橫吉安；不吉：身折節，首仰，足開。



漁。

卜歲中禾稼孰不孰。孰：首仰，足開，內外自橋，外自垂；不孰：足舡，手仰，有外。

卜歲中民疫不疫。疫：首仰，足舡，身節，有疆外；不疫：身正，首仰，足開。

卜歲中有兵無兵。無兵：呈兆若橫吉安；有兵：首仰，足開，身作，外疆情。

卜見貴人吉不吉。吉：足開，首仰，身正，內自橋；不吉：首仰，身節折，足舡，有外，若無

卜請謁於人得不得。得：首仰，足開，內自橋；不得：首仰，足舡，有外。

卜追亡人當得不得。得：首仰，足舡，內外相應；不得：首仰，足開，若橫吉安。

卜漁獵得不得。得：首仰，足開，內外相應；不得：足舡，首仰，若橫吉安。

卜行遇盜不遇。遇：首仰，足開，身節折，外高，內下；不遇：呈兆。

卜天雨不雨。雨：首仰，有外，外高，內下；不雨：首仰，足開，若橫吉安。

卜天雨霽不霽。霽：呈兆足開，首仰；不霽：橫吉。

命曰：橫吉安。以占病，病甚者一日不死；不甚者卜日瘳，不死。繫者，重罪不出，輕罪環出，過一日不出，久毋傷也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，一日環得，過一日不得。不



得。● 行者，不行。來者，環至；過食時不至，不來。擊盜，不行；行不遇。聞盜，不來；徙

官，不徙。居官，家室，皆吉。歲稼，不孰。民疾疫，無疾；歲中，無兵。見人，行，不行，不喜。

請謁人，不行，不得。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

命曰：呈兆。病者，不死。繫者，出。行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市買，得。追亡人，得；過

一日，不得。問行者，不到。

命曰：柱徹。卜病，不死。繫者，出。行者，行。來者，來；而市買，不得。憂者，毋憂。

追亡人，不得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胗，有內，無外。占病，病甚，不死。繫者，解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不

得。行者，聞言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聞盜，不來。聞言，不至。徙官，聞言，不徙。居官，

有憂。居家，多災。歲稼，中孰。民疾疫，多病。歲中，有兵，聞言，不開。見貴人，吉。

請謁，不行；行，不得善言。追亡人，不得。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，甚。霽，不

霽。——故其莫字皆為首備。問之，曰：備者，仰也；故定以為仰。此私記也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胗，有內，無外。占病，病甚，不死。繫者，不出。求財，買臣、妾，不得。

●『不得』二字衍。



行者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擊盜，不見。聞盜來，內自驚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家，家室，

吉。歲稼，不孰。民疾疫，有病甚。歲中，無兵。見貴人，吉。請謁，追亡人，不得。亡

財物，財物不出得。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——凶。

命曰：呈兆首仰，足胎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繫者，未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不得。

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不相見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家，久多憂。居家

室，不吉。歲稼，不孰。民病疫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不吉。請謁，不得。漁獵，得少。

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——不吉。

命曰：呈兆首仰，足開。以占病，病篤，死。繫囚，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不得。

行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擊盜，不見盜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徙。居家，不久。居家室，不

吉。歲稼，不孰。民疾疫，有而少。歲中，無兵。見貴人，不見吉。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

不得。行，遇盜。雨，不雨，霽。——小吉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胎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繫者，久，毋傷也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不得。

行者，不行。擊盜，不行。來者，來。聞盜來。徙官，聞言不徙。居家室，不吉。歲稼，

不孰。民疾疫，少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得見。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遇盜。



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開，有內。以占：病者，死。繫者，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不得。行

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擊盜，行不見盜，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徙。居官，不久。居家室，不吉。

歲，孰。民疾疫，有而少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不吉。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

遇盜。雨霽。霽小吉；不霽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內、外自橋。以占：病，卜日毋瘳，死。繫者，毋罪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

牛，得。行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擊盜，合交等。聞盜來，來。徙官，徙。居家室，吉。歲，孰。

民疫，無疾。歲中，無兵。見貴人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得。行，遇盜。雨，霽；雨，霽。——大

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內、外自吉。以占：病，病者，死。繫，不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追亡人，

漁獵，不得。行者，不來。擊盜，不相見。聞盜，不來。徙官，徙。居官，有憂。居家室，

見貴人，請謁，不吉。歲稼，不孰。民疾疫。歲中，無兵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

霽。——不吉。

命曰：漁人。以占：病者，病者，甚，不死。繫者，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擊盜，請謁，



追亡人，漁獵得。行者，行。來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家室，吉。歲稼，不孰。

民疾疫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吉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胛，內高，外下。以占病，病者甚，不死。繫者，不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

馬、牛，追亡人，漁獵得。行，不行。來者，來。擊盜，勝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官，有憂，無傷也。

居家室，多憂病。歲大孰。民疾疫。歲中，有兵不至。見貴人，請謁，不吉。行，遇盜。

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上有仰，下有柱。病，久不死。繫者，不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追亡

人，漁獵不得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不行；行不見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

居家室，見貴人，吉。歲大孰。民疾疫。歲中，毋兵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霽，不霽。

——大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榆仰。以占病，不死。繫者，不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至不得。行，

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不行；行不見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家室，見貴人，

吉。歲孰。歲中，有疾疫，毋兵。請謁，追亡人，不得。漁獵，至不得。行，不得；行，不遇

盜。雨霽，不霽。——小吉。



命曰：橫吉，下有柱。以占：病，病甚不環，有瘳無死。繫者，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來，不來。擊盜，不合。聞盜來，來。徙官，居官，吉，不久。居家室，不吉。歲，不執。民毋疾疫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吉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，霽。——小吉。

命曰：載所。以占：病環，有瘳無死。繫者，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得。行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擊盜，相見，不相合。聞盜來，來。徙官，徙。居家室，憂。見貴人，吉。歲，執。民毋疾疫。歲中，毋兵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，霽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根格。以占：病者，不死。繫，久毋傷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盜行不合。聞盜，不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家室，吉。歲稼，中。民疾疫，無死。見貴人，不得見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。——大吉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胎，外高，內下。卜有憂，無傷也。行者，不來。病，久死。求財物，不得。見貴人者，吉。

命曰：外高，內下。卜病，不死，有崇。而市買，不得。居官，家室，不吉。行者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繫者，久，毋傷。——吉。



命曰：頭見足發，有內外相應。以占病者起。繫者出。行者行。來者來。求財物得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呈兆首仰，足開。以占病，病甚死。繫者，出，有憂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行。●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不合。聞盜來，來。徙官，居官，家室，不吉。歲，惡。民疾疫，無死。歲中，毋兵。見貴人，不吉。行，不遇盜。雨，不雨，霽。——不吉。

命曰：呈兆首仰，足開，外高，內下。以占病，不死，有外崇。繫者，出，有憂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相見，不會。行，行。來，聞言不來。擊盜，勝。聞盜來，不來。徙官，居官，家，不見貴人，不吉。歲中，民疾疫，有兵。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聞盜，遇盜。雨，不雨，霽。——凶。

命曰：首仰，足胗，身折，內外相應。以占病，病甚不死。繫者，久不出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擊盜，有用勝。聞盜來，來。徙官，不徙。居官，家室，不吉。歲，不孰。民疾疫。歲中，有兵，不至。見貴人，喜。請謁，追亡人，不

●衍「行」字。



得。遇盜——凶。

命曰：內格，外垂。行者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病者，死。繫者，不出。求財物，不得。

見人，不見——大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內、外相自橋，榆仰上柱，上柱足，足胎。以占：病，病甚，不死。繫，久，不抵

罪。求財物，買臣、妾、馬、牛，請謁，追亡人，漁獵，不得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居官、家室，見

貴人，吉。徙官，不徙。歲，不大孰。民疾疫，有。兵，有兵，不會。行，遇盜，聞言不見，

雨，不雨。霽，霽——大吉。

命曰：頭仰，足胎，內、外自隨。卜憂病者，甚，不死。居官，不得居。行者，行。來者，

不來。求財物，不得。求人，不得——吉。

命曰：橫吉，下有柱。卜來者，來，卜日即不至，未來。卜病者，過一日毋瘳，死。行

者，不行。求財物，不得。繫者，出。

命曰：橫吉，內、外自舉。以占：病者，久，不死。繫者，久，不出。求財物，得而少。行

者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見貴人，見——吉。

命曰：內高，外下，疾輕，足發。求財物，不得。行者，行。病者，有瘳。繫者，不出。



來者，來。見貴人，不見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外格。求財物，不得。行者，不行。來者，不來。繫者，不出，不吉。病者，死。

求財物，不得。見貴人，見。——吉。

命曰：內自舉，外來正足。發者，行。來者，來。求財物，得。病者，久，不死。繫者，

不出。見貴人，見。——吉。

此橫吉，上柱，外內內自舉，足胎。以下：有求得。病，不死。繫者，毋傷，未出。行，

不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——百事盡吉。

此橫吉，上柱，外內自舉柱，足以作。以下：有求得。病，死，環起。繫留，毋傷，環出。

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百事吉，可以舉兵。

此挺詐有外。以下：有求，不得。病，不死，數起。繫，禍罪。聞言，毋傷。行，不行。

來，不來。

此挺詐有內。以下：有求，不得。病，不死，數起。留禍罪無傷。繫，出。行，不行。

來者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



此挺詐內、外自舉。以下：有求得。病，不死。繫，毋罪。行，行。來，來。田賈市，漁獵，盡喜。

此狐貉。以下：有求，不得。病，死，難起。繫留，毋罪，難出。可居宅，可娶婦、嫁女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有憂，不憂。

此狐徹。以下：有求，不得。病者，死。繫留，有抵罪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言語定。——百事盡不吉。

此首俯，足胗，身節折。以下：有求，不得。病者，死。留繫，有罪。望行者，不來。行，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

此挺內、外自垂。以下：有求，不晦。病，不死，難起。繫留，毋罪，難出。行，不行。來，不來。見人，不見。——不吉。

此橫吉，榆仰，首俯。以下：有求，難得。病，難起，不死。繫，難出，毋傷也。可居家室，以娶婦、嫁女。

此橫吉，上柱，載正，身節折，內、外自舉。以下病者，卜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此橫吉，上柱，足胗，內自舉，外自垂。以下病者，卜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



此橫吉，上柱，足胗，內自舉，外自垂。以下病，卜日不死，其一日乃死。(原本重出)  
爲人病，首俯，足詐，有外，無內。病者占龜未已，急死，卜輕失大，一日不死。  
首仰，足胗。以下有求，不得。以繫，有罪。人言語恐之，毋傷。行，不行。見人，不見。

大論曰：

外者，人也。內者，自我也。外者，女也。內者，男也。首俛者，憂。大者，身也。  
小者，枝也。大法：病者，足胗者生，足開者死。行者，足開至，足胗者，不至。行者，足胗  
不行，足開行。有求，足開得，足胗者不得。繫者，足胗不出，開出。其卜病也，足開而  
死者，內高而外下也。



# 太史公自序

——史記一三〇，列傳七〇——

司馬氏先

錯 斬 昌 印

昔在顓頊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際，紹重、黎之後，使復興之，至于

夏商，故重、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後也。當周宣王時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。

司馬氏世典周史。惠、襄之間，司馬氏去周適晉，晉中軍隨會奔秦，而司馬氏入少梁。

自司馬氏去周適晉，分散或在衛，或在趙，或在秦。其在衛者相中山；在趙者以傳劍

論顯，蒯贖其後也；在秦者名錯，與張儀爭論，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

錯孫斬，事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陽。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，還而與之俱

賜死杜郵，葬於華池。

斬孫昌，昌為秦主鐵官。

當始皇之時，蒯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。諸侯之相王，王印於殿。漢之伐

楚，印歸漢，以其地為河內郡。



無澤

喜

談

司馬談論  
六家要指

昌生無澤，無澤爲漢市長。

無澤生喜，喜爲五大夫。卒，皆葬高門。

喜生談，談爲太史公。

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論於黃子。

太史公仕於建元、元封之間，愍

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，乃論六家之要指曰：

『易大傳：「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」

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

爲治者也，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

『嘗竊觀陰陽之術，大祥而衆忌諱，使人拘而多所畏。

然其序四時之大順，

不可失也。

『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。

然其序君臣、父子之禮，列夫

婦、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

『墨者儉而難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徧循。然其彊本節用，不可廢也。

『法家嚴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



「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，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。」

「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則不然。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；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。如此則主勞而臣逸。至於大道之要：去健羨，絀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。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」

「夫陰陽，四時，八位，十二度，二十四節，各有教令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則亡。未必然也，故曰：「使人拘而多畏。」夫春生，夏長，秋收，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經也，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。故曰：「一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」」

「夫儒者以六藝爲法；六藝經傳以千萬數，累世不能通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故曰：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。」若夫列君臣、父子之禮，序夫婦、長幼之別，雖百家弗能易也。」

「墨者亦尙堯舜道，言其德行，曰：「堂高三尺，土階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刮；



食土簋，啜土刑，糲梁之食，藜藿之羹；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」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舉音不盡其哀。教喪禮，必以此爲萬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則尊卑無別也。夫世異時移，事業不必同，故曰「儉而難遵。」要曰彊本節用，則人給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長，雖百家弗能廢也。

「法家不別親疎，不殊貴賤，一斷於法，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，可以行一時之計，而不可長用也，故曰「嚴而少恩。」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職不得相踰越，雖百家弗能改也。」

「名家苛察繳繞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專決於名而失人情。故曰「使人儉而善失真。」若夫控名責實，參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」

「道家無爲，又曰無不爲，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其術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。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。不爲物先，不爲物後，故能爲萬物主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，故曰「聖人不可朽，時變是守。」虛者道之常也；因者君之綱也。羣臣並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，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。窾言不聽，姦乃不生，賢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



成？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，復反無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託者形也。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離則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離者不可復反，故聖人重之。由是觀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形者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，何由哉？

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。有子曰遷。

司馬遷

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，年十歲則誦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闕九疑，浮於沅、湘，北涉汶、泗，講業齊、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、嶧，扈困鄆、薛、彭城，過梁、楚以歸。於是遷仕爲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還報命。是歲，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滯周南，不得與從事，故發憤且卒，而子遷適使反，見父於河、洛之間。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：『余先，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、夏，典天官事，後世中衰，絕於予乎！汝復爲太史，則續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，是命也夫！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爲太史，爲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』且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；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稱誦周公，言其能論歌文、武之德，



宣周、邵之風，達太王、王季之思慮，爰及公劉，以尊后稷也。幽厲之後，王道缺，禮樂衰，孔子脩舊起廢，論詩、書，作春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，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爲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遷俯首流涕曰：『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，弗敢闕。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，紬史記、石室金匱之書。五年而當太初元年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歷始改，建於明堂，諸神受紀。

作史記

太史公曰：『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、書、禮、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』

上大壺遂曰：『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？』

太史公曰：『余聞董生曰：『周道衰廢，孔子爲魯司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，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』』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



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
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，故長於變；禮經紀人倫，故長於行；書

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長於風；樂所以立，故長於

和；春秋辯是非，故長於治人。

是故禮以節人，樂以發和，書以道事，詩以達意，易以道化，春

秋以道義，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春秋。

春秋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。萬物之散聚皆在春

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察其所

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易曰：「失之豪釐，差以千里。」故曰：「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

之故也，其漸久矣。」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。——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。

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。——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爲人君父而

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，必陷篡弑之誅，死

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爲善，爲之不知其義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辭。夫不通禮義之旨，至於君

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君不君則犯，臣不臣則誅，父不父則無道，子不子則不孝。此

四行者，天下之大過也。以天下之大過予之，則受而弗敢辭。故春秋者，禮義之大宗也。

夫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。」

盧遂曰：「孔子之時，上無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。」



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職，萬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論，欲以何明？」

太史公曰：「唯唯，否否，不然！余聞之先人曰：『伏羲至純厚，作易八卦；堯舜之盛，尙書載之，禮樂作焉；湯武之隆，詩人歌之。春秋采善貶惡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獨刺譏而已也。』漢興以來，至明天子，獲符瑞，封禪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於穆清，澤流罔極，海外殊俗，重譯款塞，請來獻見者，不可勝道。臣下百官，力誦聖德，猶不能宣盡其意。且士賢能不不用，有國者之耻；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，有司之過也。且余嘗掌其官，廢明聖，盛德不載，滅功臣，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余所謂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也，而君比之於春秋，謬矣。」

於是論次其文，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繯紲。乃喟然而嘆曰：「是余之罪也！夫是余之罪也！身毀不用矣！」退而深惟曰：「夫詩書隱約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；孔子厄陳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膾炙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；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；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。」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於是卒述陶唐以來，至于麟止，自黃帝始。



維昔黃帝，法天則地，四聖遵序，各成法度。唐堯遜位，虞舜不台，厥美帝功，萬世載之。作五帝本紀第一。

維禹之功，九州攸同，光唐虞際，德流苗裔；夏桀淫驕，乃放鳴條；作夏本紀第二。

維契作商，爰及成湯，太甲居桐，德盛阿衡；武丁得說，乃稱高宗；帝辛湛湏，諸侯不享；作殷本紀第三。

維棄作稷，德盛西伯；武王牧野，實撫天下；幽厲昏亂，既喪艷鎬；陵遲至赧，洛邑不祀；作周本紀第四。

五。維秦之先，伯翳佐禹；穆公思義，悼豪之旅；以人爲殉，詩歌黃鳥；昭襄業帝；作秦本紀第

五。始皇既立，并兼六國，銷鋒鑄鐻，維偃干革，尊號稱帝，矜武任力，二世受運，子嬰降虜；作始皇本紀第六。

秦失其道，豪桀並擾；項梁業之，子羽接之；殺慶救趙，諸侯立之；誅嬰背懷，天下非之；作項羽本紀第七。



第八。

子羽暴虐，漢行功德，憤發蜀漢，還定三秦，誅籍業帝，天下惟寧，改制易俗，作高祖本紀。

紀第九。

惠之早薨，諸呂不台，崇彊祿產，諸侯謀之，殺隱幽友，大臣洞疑，遂及宗禍，作呂太后本。

漢既初興，繼嗣不明，迎王踐祚，天下歸心，蠲除肉刑，開通關梁，廣恩博施，厥稱太宗，作

孝文本紀第十。

諸侯驕恣，吳首爲亂，京師行誅，七國伏辜，天下翕然，大安殷富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。

漢興五世，隆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內脩法度，封禪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作今上本紀第十二。

維三代尙矣，年紀不可考，蓋取之譜牒，舊聞本于茲，於是略推，作三代世表第一。

幽厲之後，周室衰微，諸侯專政，春秋有所不紀，而譜牒經略，五霸更盛衰，欲睹周世相

先後之意，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。

春秋之後，陪臣秉政，疆國相王，以至于秦，卒并諸夏，滅封地，擅其號，作六國年表第三。

秦既暴虐，楚人發難，項氏遂亂，漢乃扶義，征伐八年之間，天下三擅，事繁變衆，故詳著

秦楚之際月表第四。



漢興已來，至于太初百年，諸侯廢立分削，譜紀不明，有司靡踵，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。

維高祖元功，輔臣股肱，剖符而爵，澤流苗裔，忘其昭穆，或殺身隕國，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。

惠、景之間，維申功臣宗屬爵邑，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。

北討疆胡，南誅勁越，征伐夷蠻，武功爰列，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。

諸侯既疆，七國爲從，子弟衆多，無爵封邑，推恩行義，其勢銷弱，德歸京師，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。

國有賢相，良將，民之師表也。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，賢者記其治，不賢者彰其事，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。

維三代之禮，所損益各殊務，然要以近情性，通王道，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，略協古今之變，作禮書第一。

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。自雅、頌聲興，則已好鄭、衛之音，鄭、衛之音所從來久矣。人情之所感，遠俗則懷，比樂書以述來古，作樂書第二。



非兵不彊，非德不昌。黃帝、湯、武以興，桀、紂二世以崩，可不慎歟！司馬法所從來尚矣，

太公、孫、吳、王子能紹而明之，切近世，極人變，作律書第三。

律居陰而治陽，歷居陽而治陰，律歷更相治，間不容翮忽。五家之文，佛異，維太初之

元論，作歷書第四。

星氣之書，多雜禮祥，不經，推其文，考其應，不殊，比集論其行事，驗于軌度，以次作天官

書第五。

受命而王，封禪之符罕用，用則萬靈罔不禋祀，追本諸神，名山大川禮，作封禪書第六。

維禹浚川，九州攸寧，爰及宣防，決瀆通溝，作河渠書第七。

維幣之行，以通農商，其極則玩巧，并兼茲殖，爭於機利，去本趨末，作平準書以觀事變，

第八。

太伯避歷，江蠻是適，文武攸興，古公王跡，闔廬弑僚，賓服荆楚，夫差克齊，子胥鳴夷，信

嚙親越，吳國既滅，嘉伯之讓，作吳世家第一。

申、呂肖矣，尙父側微，卒歸西伯，文武是師，功冠羣公，繆權于幽，番番黃髮，爰饗營丘，不

背柯盟，桓公以昌，九合諸侯，霸功顯彰，田闕爭寵，姜姓解亡，嘉父之謀，作齊太公世家第二。



依之違之，周公綏之，憤發文德，天下和之，輔翼成王，諸侯宗周，隱桓之際，是獨何哉？

三桓爭疆，魯乃不昌。嘉旦金滕，作周公世家第三。

武王克紂，天下未協而崩。成王既幼，管、蔡疑之，淮夷叛之，於是召公率德，安集王室，

以寧東土，燕易之禪，乃成禍亂。嘉甘棠之詩，作燕世家第四。

管、蔡相武庚，將寧舊商，及旦攝政，二叔不饗，殺鮮放度，周公爲盟，太任十子，周以宗疆。

嘉仲悔過，作管、蔡世家第五。

王後不絕，舜禹是說，維德休明，苗裔蒙烈，百世享祀，爰周陳杞，楚實滅之。齊田既起，

舜何人哉？作陳杞世家第六。

牧殷餘民，叔封始邑，申以商亂，酒材是告，及朔之生，衛傾不寧，南子惡蒯瞶，子父易名。

周德卑微，戰國既疆，衛以小弱，角獨後亡。嘉彼康誥，作衛世家第七。

嗟箕子乎！嗟箕子乎！正言不用，乃反爲奴！武庚既死，周封微子。襄公傷於泓，君

子孰稱？景公謙德，熒惑退行，別成暴虐，宋乃滅亡。嘉微子問太師，作宋世家第八。

武王既崩，叔虞邑唐。君子譏名，卒滅武公。驪姬之愛，亂者五世，重耳不得意，乃能

成霸；六卿專權，晉國以耗。嘉文公錫珪鬯，作晉世家第九。



重黎業之，吳回接之，殷之季世，粥子牒之。周用熊繹，熊渠是續。莊王之賢，乃復國陳。既赦鄭伯，班師華元，懷王客死，蘭咎屈原，好諛信讒，楚并於秦。嘉莊王之義，作楚世家第十。

少康之子，實居南海，文身斷髮，鬻繡與處，既守封禺，奉禹之祀，句踐困彼，乃用種蠡。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，滅彊吳以尊周室，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。

桓公之東，太史是庸，及侵周禾，王人是議，祭仲要盟，鄭久不昌，子產之仁，紹世稱賢，三晉侵伐，鄭納於韓。嘉厲公納惠王，作鄭世家第十二。

維驥騶耳，乃章造父，趙夙事獻，衰續厥緒，佐文尊王，卒為晉輔。襄子困辱，乃禽智伯，主父生縛，餓死探爵，王遷辟淫，良將是斥。嘉軼討周亂，作趙世家第十三。

畢萬爵魏，卜人知之，及絳戮干，戎翟和之，文侯慕義，子夏師之，惠王自矜，齊秦攻之，既疑信陵，諸侯罷之，卒亡大梁，王假廝之。嘉武佐晉文申霸道，作魏世家第十四。

韓厥陰德，趙武攸興，紹絕立廢，晉人宗之，昭侯顯列，申子庸之，疑非不信，秦人襲之。嘉厥輔晉匡天子之賦，作韓世家第十五。

●脫「家」字。



完子避難，適齊爲援；陰施五世，齊人歌之；成子得政，田和爲侯；王建動心，乃遷于共。嘉威，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，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。

周室既衰，諸侯恣行，仲尼悼禮廢樂崩，追修經術，以達王道，匡亂世反之於正，見其文辭，爲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，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

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，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，諸侯作難，風起雲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，作陳涉世家第十八。

成臯之臺，薄氏始基，詘意適代，厥崇諸竇，栗姬傾貴，王氏乃遂，陳后太驕，卒尊子夫。嘉夫德若斯，作外戚世家第十九。

漢既譎謀，禽信於陳，越荆剽輕，乃封弟交爲楚王，爰都彭城，以彊淮泗，爲漢宗藩。戊溺於邪，禮復紹之。嘉游輔祖，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。

維祖師旅，劉賈是與，爲布所襲，喪其荆吳，營陵激呂，乃王琅邪，怵午信齊，往而不歸，遂西入關，遭立孝文，獲復王燕，天下未集，賈澤以族，爲漢藩輔，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。

天下已平，親屬既寡，悼惠先壯，實鎮東土，哀王擅輿，發怒諸呂，駟鈞暴戾，京師弗許，厲之內淫，禍成主父。嘉肥股肱，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。



楚人圍我滎陽，相守三年，蕭何填撫山西，推計踵兵，給糧食不絕，使百姓愛漢，不樂爲楚。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。

與信定魏，破趙拔齊，遂弱楚人。續何相國，不變不革，黎庶攸寧。嘉參不伐功矜能。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。

運籌帷幄之中，制勝於無形；子房計謀其事，無知名，無勇功，圖難於易，爲大於細。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。

六奇旣用，諸侯賓從於漢。呂氏之事，平爲本謀，終安宗廟，定社稷。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。

諸呂爲從，謀弱京師，而勃反經合於權；吳、楚之兵，亞夫駐於昌邑，以戾齊、趙，而出委以梁。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。

七國叛逆，蕃屏京師；唯梁爲扞，僭愛矜功，幾獲于禍。嘉其能距吳、楚，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。

五宗旣王，親屬洽和，諸侯大小爲藩，爰得其宜，僭擬之事，稍衰貶矣。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。



三子之王，文辭可觀：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。

末世爭利，維彼奔義；讓國餓死，天下稱之：作伯夷列傳第一。

晏子儉矣，夷吾則奢；齊桓以霸，景公以治：作管晏列傳第二。

李耳無爲自化，清淨自正；韓非揣事情，循勢理：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。

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，穰苴能申明之：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。

非信廉仁勇，不能傳兵論劍，與道同符；內可以治身，外可以應變，君子比德焉：作孫子

吳起列傳第五。

維建遇讒，爰及子奢，尙既匡父，伍員奔吳：作伍子胥列傳第六。

孔氏述文，弟子興業，咸爲師傅，崇仁厲義：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。

鞅去衛適秦，能明其術，彊霸孝公，後世遵其法：作商君列傳第八。

天下患衡秦毋饜，而蘇子能存諸侯，約從以抑貪彊：作蘇秦列傳第九。

六國旣從親，而張儀能明其說，復散解諸侯：作張儀列傳第十。

秦所以東攘，雄諸侯，樗里甘茂之策：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。

苟河山，圍大梁，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，魏冉之功：作穰侯列傳第十二。



三。

南拔鄢郢，北摧長平，遂圍邯鄲，武安爲率，破荊滅趙，王翦之計，作白起、王翦列傳第十

獵儒、墨之遺文，明禮義之統紀，絕惠王利端，列往世興衰，作孟子、荀卿列傳第十四。

好客喜士，士歸于薛，爲齊扞楚，魏：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。

爭馮亭以權，如楚以救邯鄲之圍，使其君復稱於諸侯，作平原君、虞卿列傳第十六。

能以富貴下貧賤，賢能詘於不肖，唯信陵君爲能行之，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。

以身徇君，遂脫彊秦，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，黃歇之義，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。

能忍詢於魏、齊，而信威於彊秦，推賢讓位，二子有之，作范雎、蔡澤列傳第十九。

率行其謀，連五國兵，爲弱燕報彊齊之讎，雪其先君之耻，作樂毅列傳第二十。

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，用徇其君，俱重於諸侯，作廉頗、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。

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，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，遂存齊社稷，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。

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，輕爵祿，樂肆志，作魯仲連、鄒陽列傳第二十三。

作辭以諷諫，連類以爭義，離騷有之，作屈原、賈生列傳第二十四。

結子楚親，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，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。



曹子七首，魯獲其田，齊明其信，豫讓義不爲二心，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。能明其畫，因時推秦，遂得意於海內，斯爲謀首，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。

爲秦開地益衆，北靡匈奴，據河爲塞，因山爲固，建榆中，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。

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，弱楚權，明漢王之信於天下，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。

收西河，上黨之兵，從至彭城，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，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。

以淮南叛楚歸漢，漢用得大司馬殷，卒破子羽于垓下，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。

楚人迫我京索，而信拔魏趙，定燕齊，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滅項籍，作淮陰侯列傳

### 第三十二。

楚漢相距鞏洛，而韓信爲填潁川，盧縮絕籍糧餉，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。

諸侯畔項王，唯齊連子羽城陽，漢得以間遂入彭城，作田儻列傳第三十四。

攻城野戰，獲功歸報，噲商有力焉，非獨鞭策，又與之脫難，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。

漢旣初定，文理未明，蒼爲主計，整齊度量，序律歷，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。

結言通使，約懷諸侯，諸侯咸親，歸漢爲藩輔，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。

欲詳知秦楚之事，唯周緤常從高祖，平定諸侯，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。



徙疆族，都關中，和約匈奴；明朝廷禮，次宗廟儀法；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。

能摧剛作柔，卒爲列臣；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；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。

敢犯顏色以達主義，不顧其身，爲國家樹長畫；作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。

守法不失大理，言古賢人，增主之明；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。

敦厚慈孝，訥於言，敏於行，務在鞠躬，君子長者；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。

守節切直，義足以言廉，行足以厲賢，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；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。

扁鵲言醫，爲方者宗，守數精明，後世修序，弗能易也，而倉公可謂近之矣；作扁鵲倉公

列傳第四十五。

維仲之省，歐溲王吳，遭漢初定，以填撫江、淮之間；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。

吳、楚爲亂，宗屬唯嬰賢而喜士，士鄉之；率師抗山東、滎陽；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。

智足以應近世之變，寬足用得人；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。

勇於當敵，仁愛士卒，號令不煩，師徒鄉之；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。

自三代以來，匈奴常爲中國患害；欲知疆弱之時，設備征討；作匈奴列傳第五十。

直曲塞，廣河南，破祁連，通西國，靡北胡；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。



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，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。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。

漢既平中國，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，納噴職。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。

吳之叛逆，甌人斬濞，葆守封禺爲臣。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。

燕丹散亂遼間，滿收其亡民，厥聚海東，以集真藩，葆塞爲外臣。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。

唐蒙使略通夜郎，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。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。

子虛之事，大人賦說，靡麗多誇，然其指風諫，歸於無爲。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。

黥布叛逆，子長國之，以填江淮之南，安剽楚庶民。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。

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無稱，亦無過行。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。

正衣冠立於朝廷，而羣臣莫敢言浮說，長孺矜焉。好薦人，稱長者，吐有漑。作汲鄭列傳

### 第六十。

自孔子卒，京師莫崇庠序，唯建元、元狩之間，文辭粲如也。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。

民倍本多巧，姦軌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。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。

漢既通使大夏，而西極遠蠻，引領內鄉，欲觀中國。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。

救人於厄，振人不贍，仁者有乎？不既信，不倍言，義者有取焉。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。



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，和主顏色，而獲親近，非獨色愛，能亦各有所長。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。

不流世俗，不爭勢利，上下無所凝滯，人莫之害，以道之用。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。  
齊、楚、秦、趙爲日者，各有俗所用，欲循觀其大旨。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。

三王不同龜，四夷各異卜；然各以決吉凶，略闕其要。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。

布衣匹夫之人，不害於政，不妨百姓，取與以時，而息財富，智者有采焉。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。

維我漢繼五帝末流，接三代統業。周道廢，秦撥去古文，焚滅詩書，故明堂、石室、金匱、玉版、圖籍散亂。於是漢興，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爲章程，叔孫通定禮儀，則文學彬彬稍進，詩書往往間出矣。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，而賈生、晁錯明申、商，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，天下遺文古事，靡不畢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，曰：『於戲！余維先人嘗掌斯事，顯於唐虞；至于周，復典之。故司馬氏世主天官，至於余乎！欽念哉！欽念哉！』罔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王迹所興，原始察終，見盛觀衰，論考之行事，略推三代，錄秦漢，上記軒轅，下至于茲，著十二本紀，既科條之矣，並時異世，年差不明，作十表，禮樂損益，律



太史公自序

(史記一三〇，列傳七〇)

二四

册三・頁七九四











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

點校史記白文

報紙平裝三四

610.11

50

~~4085-1~~

6049:3

司馬遷著 顧頡剛等點校

史記

~~第138卷~~ 53, 文, 1673.9. > 6

138

75.6. -2

國史館圖書

分類號 610.11

著者號 4085-1

登錄號 6050:3



